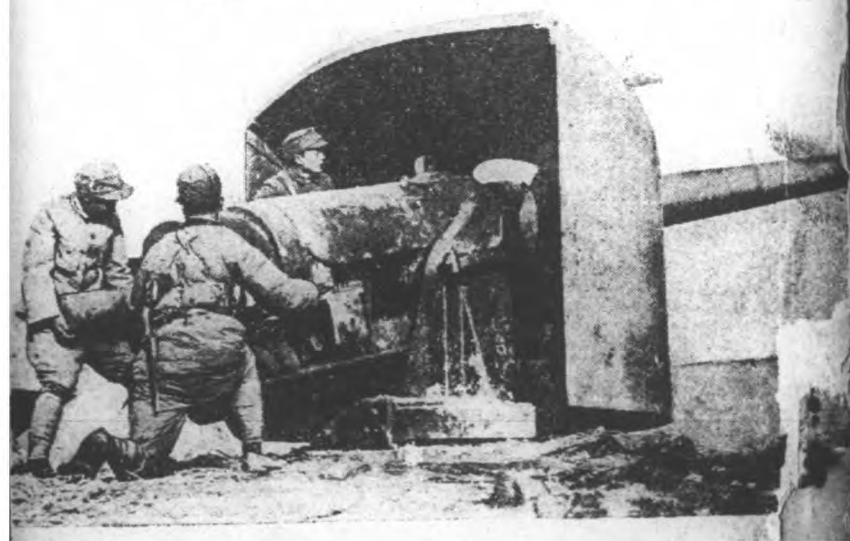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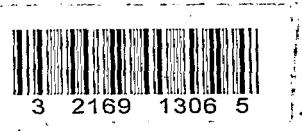


22020

十九日
殺賊
路軍
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梁朝高
國立北平圖書館



未讀十九路軍殺賊記之先。有數事當研究者。(一)戰事之起因。(二)戰事之關係。(三)戰事中之輿論。(四)十九路軍之歷史與人物。(五)戰區之變化。先將數者觀察清楚。而後可以讀十九路軍殺賊記。今當分別序述之。

(一) 戰事之起因

民二十一年一月十八日，有日僧五人在上海馬玉山路三友實業社工廠後面被毆。十九日，日總領事村井向上海市府提出抗議。二十日，日本暴徒焚燬三友實業社工廠。同時日領提出四條要求。(一)市長謝罪。(二)懲辦毆僧兇徒。(三)賠補傷者醫金。(四)取締排貨。同時日本海軍陸戰隊亦提出要求。封禁民國日報。是時日本兵艦已到上海。陸戰隊已登岸。民國日報記載日本暴徒焚燬三友工廠事。謂陸戰隊掩護暴徒搗亂。故日海軍遷怒於民國日報也。日本自侵佔東北之後。深知國民黨政府無能。蔣中正張學良皆持不抵抗主義。早有意調兵侵佔滬寧。日案僧不過借題發揮耳。國民黨政府果屈服。廿六日民國日報被封。廿八日上海市長吳鐵城正式答覆日領。對於提出之四條要求。完全照辦。下午即由公安局派警盡封禁

MG
E-26.91
27

十九路軍殺賊記

一

各抗日團體。此等屈辱行爲。任何國家皆不能忍受。惟無恥之國民黨政府竟忍受之。日海軍司令知國民黨政府之容易屈服也。於是得尺入寸。是日下午再以正式公文要求撤退駐滬軍隊。在一星期前，日本已口頭提出。蔣中正亦已答應。并派其嫡系谷正倫之憲兵來滬接替十九路軍。令十九路軍退出上海。日本若稍緩須臾。以俟接防。則戰事亦可不至發生。無如日本欺人太甚。有意示威。令十九路軍以難堪。是晚忽向閘北攻擊。其時駐防閘北者爲十九路軍之第七十八師。受此侮辱。不能不抵抗。戰事遂起。是晚至廿九日。蔣中正數次急電逼十九路軍退兵。十九路軍爲良心所驅使。要盡其拒敵守土之責任。不能遵蔣中正之亂命。此戰事之起因也。

(二) 戰事之關係

在日本人心目中。視中國爲不成國家。不成政府。不成人類。今次所以侵佔東北。及於津滬寧粵。如入無人之境。如進打獵之場。日本直以禽獸待我也。不祇日本。世界各國亦如是。國聯會議數月。明知日本之無理。依然袒護之。間或講三兩句公道說話。亦講過便了。無意執行。國民黨政府尙倚賴國聯。可謂無氣無血無骨之尤

者矣。我先哲有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歐哲亦有言。『自助人助。人助天助。』未有自己不成人。而靠人扶植可以成功者也。國民黨軍閥連年內亂。勇於私鬥。怯於公戰。引寇召亡。以至三日而失兩省。成中國數千年未有之醜史。世界人類益輕侮中國。以爲不如臺灣之生番也。自馬占山龍江血戰。霹靂一聲。外人改易觀聽。然龍江遼遠。外人之足跡不多。商業關係亦不重。龍江血戰之價值。外人雖知之。然其受刺激之深。不如上海今次之戰。自十九路軍血戰滬淞之後。外人益改易觀聽。贊中國尙有軍人。不盡如蔣中正張學良之不抵抗以讓敵也。知中國尙有兵。世界上所恃之犀利戰械。未必能征服中國也。日本軍閥之迷夢。亦幾被我國軍人幾百响炮嚇醒。若果蔣張等稍有人性。從此改變政策。毅然決然出兵援助馬蔡兩軍。安知滬戰不終勝利。安知東北不能收復。可恨蔣張非其人也。然而自有此戰。關係國家前途已不少。種因收果。如微波相推而成大濤。有國民黨一黨專政之因。既造成東北失陷滬淞蹂躪之果。有馬蔡兩軍血戰殺敵之因。將來亦可以造成中國復興之果。吾人今日不必因戰敗而灰心。不必因蔣張專制而遂斷中國不可救。失人心之兵力終不可久恃。是在我國人發憤。勿爲一黨奴

隸。則日本雖欲直接奴隸國民黨政府而間接奴隸我人民。亦不可得也。

(三) 戰事中之輿論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古人之名言。吾人觀察事實。判斷是非。應守此原則。採擇各方面之言論。証以客觀之事實。則判斷可下。是非可明。今次十九路軍奮起抗日。全中國人全世界人對之皆無異詞。祇有恭維崇拜。即敵人之日本。亦不能不恭維崇拜也。然竟有坐視十九路軍孤軍抗敵而擁兵不救者。如國民黨政府敗類蔣中正汪精衛等。則全中國人全世界人無不唾罵之。稍有良心之國民黨人亦唾罵之。祇有極少數之蔣汪走狗炫飾其巧言爲之辯護耳。吾編十九路軍殺賊記。先採擇關於事之輿論。冠之篇首。以明事實。以判是非。閱者自能瞭然。無俟吾再費筆墨矣。

(甲) 先採國民黨要人之言。

(一) 胡漢民在香港發表談話云。『十九路軍苦戰經旬。未聞當局有若何援助。我人所獲見者。惟空軍圍聚汴鄭。請纓待發。陸兵雲集蘇常。徘徊莫進。而遷洛避戰之

議。乃決於俄頃。誠不能不令人扼腕。……於是『進南京共赴國難』之口號。竟變爲『遷洛陽共避國難』之事實。首都雖移。戰守未決。一若全國安危。悉可委諸十九路軍者。』(全段談話曾載三月十二日少年報)

(二)李宗仁在西南政委會報告云。『南京政府恐十九路軍與日兵衝突。乃下令撤退。並派兵兩團及顧祝同部隊開滬接防。但十九路軍不肯撤退。是夜日兵衝出關北。十九路軍起而抵抗。消息傳至南京。政府即電負責長官。謂無論如何。不要開鎗。十九路軍置之不理。……南京政府遷洛陽。汪蔣等到鄭州後。猶電寧。謂無論日兵如何砲擊南京。亦不可還砲。可証他們是決無抵抗到底。……滬戰發生至今。南京始終沒有派兵參加作戰。報紙上雖時有寧方派某師赴滬協抗消息。祇是宣傳而無事實。我們在滬時。曾屢電寧請援。並請駐寧之顧祝同部開滬。連復電也沒有。可見上海戰事。他們是不管的。』(此是二月十五日李宗仁報告。省港各報均有登載。全文載轉在三月十日十一日世界報中)

(三)孫科等第一次通電云。『日人致最後通牒於上海市政府。以解散我國民衆抗日救國團體爲要脅條件。我政府向持消極無抵抗政策。竟低首下心。完全承認其

要求。以爲柔順可以免禍。豈知我愈示弱。彼愈強橫。日兵果於接到市府完全屈服之覆牒以後。竟進而要求撤退關北駐兵。〔此爲滬戰原因。全電文見滬上各報。轉載在二月廿六日世界報〕

(四)孫科等等第二次通電云。『比聞軍事外交當局。有主張滬事部局先行解決之意。英使復有我國自動撤兵之勸。而當局認爲可商。』(當局慣於日兵之聲威。輒謂縱傾全國之兵。不足抗日。我與日戰。三日可以亡國。同人以爲此種心理。實足以亡黨亡國而有餘。……十九路軍應戰已將兩旬。敵究如何。我何尙不自奮。苟當局猶確信不抵抗之論爲天經地義。而十九路軍之捷不過偶然僥倖。以爲十九路軍之犧牲。亦爲無知好鬥之童騃應得之教訓。則夫復何言。否則當局應下最大之決心。萃全力於救亡之戰。所謂『寧爲玉碎。無爲瓦全。』非可徒視爲文詞之章句也。〔此電二月廿三日發出。列名者二十餘人。皆國民黨中央委員之駐滬者。電文徧發滬報〕

(乙)次採錄人民團體之言

(一)各大學教聯會電責南京黨府云。『十九路軍獨力抵抗。國民莫不奮起。政府尙

欲完全屈服。不肯派飛機及高射砲前來應戰。市民憤恨。達於極點。防當機立斷。迅爲救濟。』(原電見滬上各報·轉載在二月廿八日世界報)

(二)朱慶瀾等電云。『日本援兵行將抵滬。我軍亟待增援。乃報載飛機十四架將來滬。惟政府不肯下令。等語。是政府甘心棄民誤國。』(原電見上海各報·轉載在二月廿八日世界報)

(三)上海市民維持會責洛陽黨府電云。『十九路軍連日血戰。各公團迭電請援。迄未見覆。上海二百萬市民瀕於絕境。試問全國失此經濟中心。今後將何以自立。』(此電領袖者史量才等數十人。二月四日發出·徧登上海各報·轉載在三月十二日世界報)

(四)全國商會聯合會電云。『十九路軍抵抗以來。血戰兩旬。屢挫強敵。乃聞政府有退兵構和之議。如果成爲事實。則二十日之拚命血戰爲多事。萬萬之財產犧牲爲冤枉。』(原電二月十八發出·見上海各報·轉載在三月十一日世界報)

(五)上海市民聯合會宣言云。『十九路軍爲防衛國土計。血戰兼旬。不圖在浴血抗敵千鈞一髮之秋。執政諸公尙依違和戰之間。有舉棋不定之勢。敝會代表三百萬

市民誓死反對和議。勿令秦檜張邦昌復見於今日。（原文見上海各報，轉載在三月十三日世界報）

以上所引。不過舉例。其他尚多。滬上報館言論之斥責國民黨政府者。幾於言論一致。姑不具引。由此可証今次十九路軍確是孤軍抗敵。與馬占山之血戰龍江情形相同。而國民黨政府敗類蔣汪等之媚日賣國。已罪狀昭著。無俟吾人再誅之也。然吾人再有一事當聲明者。當滬戰開始。各軍人通電。多表同情。然結果等於空言。祇聞其聲。不見出兵。若非飾詞欺人。就是受蔣汪等所阻止。以義憤始。無以恥終。國民黨軍人無血性。（十九路軍除外）亦不足怪。但原電具在。不審其清夜良心發現時讀之有媿否也。茲摘錄各電如下。

（一）何應欽電云。『我全體武裝同志禦侮救國。夙賦同仇。值此存亡危急之秋。人懷一死報國之念。誓以全力為貴軍後盾。』（陸軍部長）

（二）顧祝同電云。『日兵侵犯。舉國同仇。兄等奮力却敵。羣情快慰。當率領軍民。誓為後盾。』（江蘇省府主席兼第二師長）

（三）魯滌平電云。『貴軍首膺艱鉅。獨抗強橫。凡在袍澤。無不欽崇。謹率部伍。願

爲後繼。』浙江省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

（四）何健電云。『貴軍抗日作戰。欽佩何極。本路軍已準備妥當。以爲貴軍後盾。』

（湖南省府主席）

（五）錢大鈞電云。『大鈞分屬軍人。衛國有責。自當謹率所部。整裝待命。』（第八十九師師長）

（六）孫魁元電云。『魁元淬厲所部。枕戈待命。誓與此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四十一軍長）

（七）張萬信電云。『敵師擐甲候發。願同殺敵。』（陸軍二十四師長）

（八）陳繼承電云。『繼承分屬軍人。志殷殺敵。卽在袍澤。慨憤同深。擐甲執戈。願爲前驅。』（洛陽衛戍司令兼第二師長）

（九）蔣伏生電云。『伏生現已電請上峯。願率所部與之周旋。誓作後援。義無反顧。』（八十二師長）

（十）樓景樾電云。『日兵侵滬。慨憤同深。敵愾同仇。誓取一致。』（八十七師長）

（十一）陳濟棠等電云。『此間袍澤。誓爲兄等後盾。寧爲玉碎。不爲瓦全。』（陳濟棠）

張惠長陳策等全粵陸海空軍官皆列名)

(十二)孫連仲電云。『仲及全體將士。志切國仇。願効前驅。以衛黨國。』(二十六路總指揮)

(十三)宋天才電云。『天才忝列戎行。以身許國。願率健兒。爲國前驅。』(七十五師長)

(十四)馮鈞電云。『業已鼓勵士卒。秣馬厲兵。赴湯蹈火。誓所不辭。枕戈待命。曷勝悲憤。』(二十路總指揮)

(十五)楊虎城電云。『公等血戰奮鬥。袍澤同欽。虎城憤切同仇。決爲後盾。』(陝西省府主席兼師長)

(十六)馮玉祥李濟深朱培德電云。『十九路軍與敵死抗。中央同人至深嘉慰。并已積極籌畫。必不使陷於孤軍無援之境。』(此電二月七日自洛陽發)

(十七)毛光翔電云。『敵師雖處僻遠。愛國之心。未敢後人。已積極準備。請命中央。聽令前驅。』(貴州主席兼十八路總指揮)

(十八)郭汝棟電云。『棟雖不武。報國有心。昨已電請中央請纓。一俟復準。立當馳

赴前敵。』(二十六師長)

(十九)劉峙電云。『弟等誼切同仇。誓爲後盾。刻已準備一切。靜待後命。』(河南主席兼第一師長)

(二十)白崇禧電云。『兩粵負責同志。已抱犧牲決心。共赴國難。海陸空軍亦已準備完畢。披甲待命。』(四集團軍總指揮)

以上所舉。已二十封。其餘如何成濬谷正倫梁冠英劉珍年商震徐源泉朱超彭振山盧興邦等尙多。不勝舉。此皆國民黨之軍人也。皆手握重兵者也。觀其文電。皆是義憤填胸。滅此朝食。何等熱烈。何等愛國。然一考其事實。則真正出師幫助者。數十人中祇有八十七師之樓景樾一部分參加而已。八十八師之俞濟時。則事前未有通電。及至二月十四日將步隊開到滬上。實行參戰之後。始發布通電。可謂重事實而不尙空言。特異於衆人者。今次滬戰能真正幫助十九路軍者。祇八十七與八十八師而已。其餘均是放屁。此皆由國民黨軍人近年風氣。勇於內戰。怯於外戰。且習於軍大砲所致也。彼等以虛僞宣傳欺騙民衆爲手段。以軍國大事爲兒戲。孫文之遺教如是。蔣中正汪精衛之政府如是。何足責哉。

茲再錄蔣汪虛僞電以殿其後

蔣中正電云。『我十九路軍將士既起而爲忠勇之自衛。我全體革命將士應盡責任。抱寧爲玉碎無爲瓦全之決心。與此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中正誓同生死。盡我天職。特本血誠。先行電告。』（一月卅日南京發）

汪精衛電云。『十九路爲軍正當防衛而戰。政府愛護不暇。豈有聽其孤軍失援之理。當此時局嚴重之際。擘畫縱未能宣布。事實終必表現。』（二月七日覆上海維持會電）

粵諺有之。『風水先生。能騙十年八年。』若蔣汪等之騙。則富面見功。不能學風水先生也。救兵如救火。朝發當夕至。今火勢燎原。已成焦土。彼等依然隔岸觀火。豈尙能騙哉。六七年來。國民黨人虛僞宣傳。麻醉國人。釀成今日之內憂外患。亡國之禍。已迫眉睫。猶不覺悟。夫復何言。今後國人尙能信任之乎。吾不必再加貶詞。但請閱者拿事實察之。聽其言。觀其行。則國民黨政府敗類蔣汪等之不能對十九路軍。已昭然若揭矣。國民黨政府敗類蔣汪等之亂國禍國亡國。已昭然若揭矣。閱者既能判斷是非。而後讀十九路軍殺賊記。方有真感覺。方不負十九路軍之血誠。

(四)十九路軍之歷史與人物

何謂十九路軍。十九路軍之名稱。始於民十九年。而十九路軍之人物。其歷史則頗長遠。今當述明之。

民十三年冬，李濟深召陳銘樞回粵。任以第一師第一旅旅長之職。陳任旅長。而蔣光鼐任團長。蔡廷楷任營長。(民十，陳炯明時代，陳銘樞爲團長，蔣蔡亦曾任其營連長，但中間陳氏離職兩年)十四年東江之役後。第一旅改爲第八師。旋改爲第十師。陳任師長。蔣任副師長。蔡任團長。其時廣東用鮑羅庭之策。行三三制。以三營爲團。三團爲師。廢旅。故無旅長。十五年，國民黨出師。陳銘樞統第十師到武漢。後。改爲第十一軍。陳任軍長。蔣任副軍長。蔡任第十師長。而兼轄戴戟之廿四師。楊其昌之廿六師。是爲十一軍。當十一軍留守武漢時。鮑羅庭鄧演達唐生智張發奎謀組織共產政府。張發奎欲先奪十一軍軍權。遂與唐生智合力。驅逐陳銘樞。陳倉皇出走。蔣光鼐戴戟楊其昌均被逼辭職。張發奎遂任十一軍長。而以朱暉日爲廿四師長，代戴。以許志銳爲廿六師長，代楊。惟蔡廷楷仍爲第十師長。蔡隨張出發河南。後回師江西。時共產黨已組織共產政府於南昌。蔡乘間率第十師脫離

十一軍。離贛奔浙。由浙入閩。恢復十一軍部。重新成立廿四師。以黃質勝任師長。電請陳銘樞蔣光鼐入閩主持。十六年冬。張發奎之共產軍入粵焚殺。十一軍由閩回粵。與張發奎戰於東江。敗之。十七年縮編後。十一軍改爲第三師。移駐南路。蔣光鼐任師長。蔡廷楷戴戟任旅長。陳銘樞爲省府主席。不兼軍職。十八年蔣桂之戰。第三師改爲六十師。又擴爲六十一師。蔡任六十師長。蔣任六十一師長。戴任旅長。十九年六十師與六十一師均入湘追擊張發奎。又由湘至寧。其時蔣閻馮混戰於北方。濟南被晉軍攻下。蔣中正乃調蔣蔡兩師由津浦路開赴山東。援救濟南。是時將六十師與六十一師改稱爲十九路軍。以蔣光鼐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楷任副指揮。仍各兼師長。此十九年七月事也。十九路軍之名稱實自茲始。既克復濟南之後。蔣閻戰事了結。是年冬。十九路軍開入江西勦共。再將教導團擴充爲師。稱七十八師。二十年冬由江西開赴寧滬。任寧滬一帶防守。初以陳銘樞爲寧滬衛戍司令。既而改任蔣光鼐。而戴戟則爲滬淞警備司令。蔡廷楷仍爲十九路軍軍長。此十九路軍之歷史也。

至於十九路軍之人物。現任軍長爲蔡廷楷。六十師師長沈光漢。六十一師師長

毛維壽。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蔣光鼐則任滬寧衛戍司令。仍舊稱總指揮。未戰前。六十師駐蘇州。六十一師駐寧。七十八師駐滬淞。而戴戟則爲滬淞警備司令。兼副軍長。故蔣戴二人仍爲十九路軍之重要人物。茲將其師旅長之畧歷序下。

蔣光鼐。字憬然。廣東東莞人。保定軍官學生。

蔡廷楷字賢初。廣東羅定人。由肇軍教練所出身。初隸肇軍李耀漢部下。由班長升排長。民八以後。林虎接統肇軍。蔡升連長。後由林虎再送入梧州講武堂。時陳銘樞任教練官。畢業。仍任桂軍連長。舊桂系失敗後。改隸新桂系李濟深部下。民十三年始任營長。時陳銘樞任旅長。蔣光鼐任團長。蔡雖出身行伍。入軍校後。極勤學。能知書義。執紙筆立書。蓋其性極穎悟也。平居沈默寡言。然當演說時。又能滔滔不竭。不喜騎馬。亦不喜乘輿。在軍中常步行。足長能跑。亦其特質也。用人重經驗。久經戰陣而曾戴花者。(粵軍中以曾受鎗傷者爲戴花)蔡必拔用之。臨陣時。善聽敵人鎗砲聲。如何鎗砲聲則宜於衝鋒。如何鎗砲聲則不宜於衝鋒。命令一發。立奏膚功。百無一爽。更能身先士卒。饒於膽量。此其所以能常勝也。

戴戟字孝忱。安徽旌德人。保定軍官學生。

沈光漢。籍貫不詳。民十三年。已在蔡廷楷營當連長。

毛維壽。江西峽江人。民十三年。已在蔡廷楷營當連長。

區壽年。字介眉。廣東羅定人。韶州軍官講武所畢業。在蔡廷楷下歷充排長連長。民十六入武昌後始升營長。轉戰河南江西。入福建始升團長。旋升旅長。現任七八師師長。

翁輝騰。字照垣。廣東惠來人。初隸陳炯光部。由連長升營長。洊升師長。陳敗後。翁東渡日本。入士官學校。習騎兵科。畢業後。又赴法國。入軍事航空學校。嘗在巴黎駕駛機高飛至數千尺。機壞下墜。將至電桿。翁恐觸電無倖免。即躍身機外。下地時僅受微傷。而機已觸電毀矣。其機變有如此者。法報咸譽之。歸國後。曾任陳銘樞之保安隊長。旋任七十八師旅長。今次滬戰。翁在前線指揮。最勇敢。

譚啓秀。廣東羅定人。曾在陳炯明部下。以勇敢著稱。民十粵軍返旆。譚手持土的。率十餘人攻入汕頭。陳炯明敗後。譚閑居於港。極無聊。打一元一底之麻雀牌度日。後由蔡廷楷招入十九路軍。爲七十八師副師長。譚與蔡皆痛惡跳舞。在滬。未嘗入跳舞場。譚口大。有大口佬之稱。滬戰起後。代鄧振銓爲吳淞要塞司令。固

守吳淞砲台。至危險時。猶不肯去。誠勇敢也。

張炎。廣東吳川人。現任六十一師副師長。兼旅長。廟行鎮之役。殺敵最多。

劉占雄。江西人。現任六十師旅長。勇敢善戰。最爲蔡廷楷所倚重。

鄧振銓。雖非十九路軍人物。然其在吳淞要塞司令職兩年。繕完堡壘。訓練台兵。亦有可紀。當并及之。鄧。雲南人。黃埔軍校生。爲蔣所拔。隸何應欽部。十九年三月。委爲吳淞要塞司令。滬戰起後。鄧抗敵之志頗堅。蔣曾命停戰。鄧不肯服從。然以己爲蔣所拔擢。恐不爲十九路軍所信。乃自動辭職。(一說謂鄧在吳淞受砲傷斷臂)請十九路軍派人守淞。蔡廷楷乃派譚啓秀往代。當時滬上曾有謠言謂鄧通敵。實錯誤也。

除十九路軍之外。尚有宮叙述者。八十七師與八十八師是也。此兩師原日爲教導師。任師長者爲馮軼斐與張治中。馮軼斐爲新會人。兵士亦多爲粵籍。馮因患盲腸炎。前年病死醫院。該兩師後改爲警衛師。歸顧祝同兼統。現任八十七師長樓景樾。八十八師長俞濟時。則今年一月始任命者也。滬戰後兩師加入援助。名爲第五軍。以張治中爲軍長。兩師兵額未充足。每師僅數千人而已。然能請命援助。見諸

實行。比之其他空言者。勝過萬倍。故吾人深表敬意也。

(五) 戰區之變化

凡在戰爭之中。消息傳播。難免錯誤。一因火線上之探訪不容易。二因兩方均有宣傳作用。在敵人之宣傳。未必能搖惑吾人。然在吾人望戰事勝利之心甚切。有時爲前方戰報所誤。實不能免。當戰事劇烈時。爲振作士氣鼓舞人心計。明知鋪張。亦不能不仍之。但在戰事既完之後。執筆編書者當存信史。與新聞作用不同。故消息當求徵實。今次上海戰事消息。若專在報紙紀載求之。不特凌亂無次。線索難尋。而且許多不實。如云植田被擒。白川陣亡之類。與及女子義勇軍全隊覆沒之類。事後人人知其虛傳。應當削而不載。至於戰區之變化。在當時不便明言者。今亦不能不序明之。所以存信史。亦所以使閱者易明瞭也。(可參觀戰區變化圖)

欲明戰區之變化。可分爲四時期。由一月廿八日至二月六日。爲第一時期。此十日間。戰區專在閩北。間及吳淞。由二月七日至十六日爲第二時期。此十日間。戰區專在吳淞。兼及江灣。而閩北反緩。由十七日至廿七。爲第三時期。此十日間。戰

區專在江灣鎮廟行鎮。而閘北與吳淞反緩。由廿八至三月一日。爲第四時期。此三日間。戰區在江灣廟行閘北。兼及瀏河方面。茲分別序述其變化之原因。

第一時期。日方主將爲鹽澤。所統兵力。海軍陸戰隊九千人。退伍兵二千人。兵力既少。不分敷配於江灣吳淞。故祇能專注閘北。鹽澤輕視中國軍人。以爲人皆持不抵抗主義。但向閘北一攻。中國軍隊必沿鐵路退却。閘北佔領之後。江灣吳淞。自無問題。不用戰爭。垂手可得。所以在第一時期。對於吳淞江灣皆未注意。間或由兵艦開砲轟擊吳淞砲台而已。假令國民黨政府當此時期有決戰計劃者。一面在閘北抵抗。一面由吳淞江灣包抄。大可將鹽澤之一萬二千人盡殲之於楊樹浦。而惜乎國民黨政府無決戰計劃。反令十九路軍撤退也。第一時期之機會既失。不啻棄江灣吳淞。於是六日以後。日方陸續增兵。而據我江灣吳淞沿黃浦江岸之區域。文言之。謂之戰區擴大。質言之。謂之失地也。於是進入第二時期。

第二時期。日方主將爲野村。彼因鹽澤屢攻閘北失敗。深知陸戰隊不利於巷戰。遂變更戰畧。向吳淞進攻。其時日方兵力。除陸戰隊再增三千人外。另有陸軍一旅約八千人。由黃浦江邊登陸。不戰而佔領江灣之江岸一帶。由楊樹浦沿軍工路而至

蘊藻濱。連前兵額已過二萬人。稍稱雄厚。於是進攻吳淞。兼及江灣。在此時期。十九路軍一面顧閘北。一面顧江灣吳淞。戰線延長至十餘里。比之第一時期。應付加倍困難。然使國民黨政府在此時期能猛然覺悟。趕速派重兵數萬人。從吳淞江灣閘北三面逼壓。亦可驅逐日軍回戰艦。可恨國民黨政府依然冥頑罔覺也。或者謂日艦數十艘已入黃浦江。江邊爲艦砲所及。不便作戰。故寧棄之。此言可謂謬妄之極。夫戰必有砲。無論在何處。砲亦能及。豈祇江邊。兵艦之砲不能及。則陸軍砲兵之砲亦能及。何能避也。日軍既登陸。彼此肉薄於江邊。日艦若發砲。則日兵同在砲火之下。同受其殃耳。故戰於江邊。兵艦之砲不足畏也。所痛者我之海軍與飛機不知何往。除二月五日有數架出現。機師黃毓全受傷殉難外。至二月廿二日。美國人蕭特乘機一架。亦殉於蘇州。今次滬戰。飛機可見者祇此。若海軍乎。愈匿愈深。連影不見。遂使敵艦源源而入黃浦江及長江。假令國民黨政府有用。我國兵艦數十艘。海軍人員拚命犧牲焉。飛機數十架可以炸敵艦。合海空軍之力爲陸軍助。則江邊一帶何至讓敵。敵佔我江邊爲大本營。西向而伸張。於是江灣廟行之間。敵遂深入。變爲第三時期。十九路軍之抗拒。更吃力矣。

第三時期。日方主將爲植田。植田率第九師團。十四日到滬登陸。佈置一星期之久。始下總攻。植田鑒於野村屢攻吳淞不下。因阻於蘊藻濱。於是又變更戰畧。向江灣廟行而進。其時植田新兵二萬。與蘊藻濱張華濱之旅團相合。其北方陣地。已越滬淞鐵路之西。南方循閘殷路而至跑馬場。由引翔港而至持志大學。於是北路西向逼廟行。南路西向逼江灣。全線兵額在四萬人以上。更爲雄厚。然十九路軍血戰抵拒之。經一星期。敵深人而不得逞。敵氣漸餒。假令國民黨政府此時有覺悟者。猶未爲晚。急調重兵分兩路。一由吳淞鎮南抄。搗張華濱之空虛。一由閘北東進。包江灣跑馬場。亦可以殲江灣廟行之敵。使片甲不返。可恨國民黨政府依然冥頑罔覺也。於是十九路軍獨力支持。愈久而愈危險。進而入第四時期。

第四時期。日方主將爲白川。大將出馬。增兵四萬。合前兵額八萬餘人。雖經一月戰爭。前來者死傷不少。亦在七萬以上。此時十九路軍經江灣廟行一星期之苦戰。晝夜不停。前線兵士有歷三十六小時不食不睡者。而國民黨政府之援兵猶不至。不至前線猶可。乃并後方之瀏河亦放棄之。此時白川又變更戰畧。一面在正面全線下總攻。一面在後路瀏河乘虛登陸。擊十九路軍之背。十九路軍前後受敵。不能

不撤退。而滬淞遂失陷矣。一月苦戰。結果如此。安得而不痛心。猶憶連年內戰。閻馮之役。蔣中正能於兩星期動員三十萬人。曾以六七十架飛機炸汴鄆。曾以八十門野戰砲轟擊杞縣。而海軍亦無役不從。赴武漢。赴廣東。耀武揚威。其其壯也。野雞崗蘭封諸役。蔣中正親赴前敵。何其勇也。今則一月之久。一兵不來。飛機不見。兵艦不見。野戰砲銷聲。蔣中正匿跡。僅存四字於十九路軍通電中。曰『運輸艱難』。嗚呼。海軍無煤耶。飛機無油耶。野戰砲不肯上火車耶。奉安大道未築成。蔣中正之靈柩不願由小道耶。否則何以謂之『運輸艱難』也。嗚呼。媚日賣國。蔣中正百詞莫能辯。嗚呼。媚日賣國。國民黨政府百詞莫能辯。我國人如真愛護十九路軍。認定十九路軍滬上之戰爲救國者。當速開國民審判之庭。懲戒蔣中正。懲戒國民黨政府。

廿一年三月二十日編者夢蝶

第十路軍將領

副軍長戴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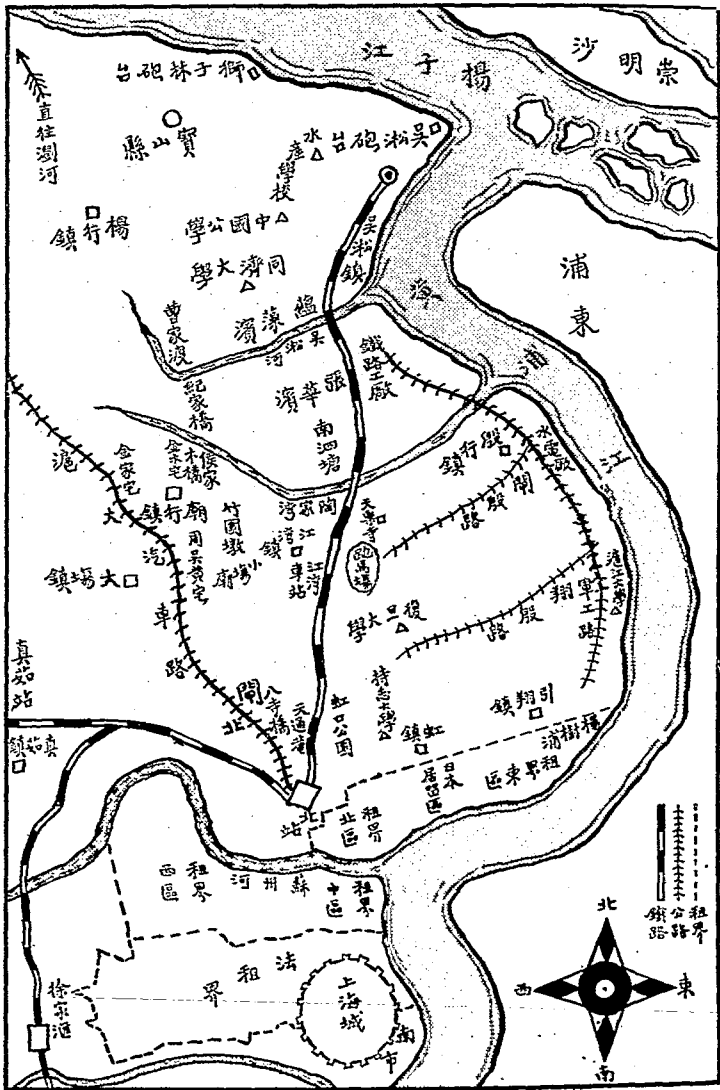
軍長蔡廷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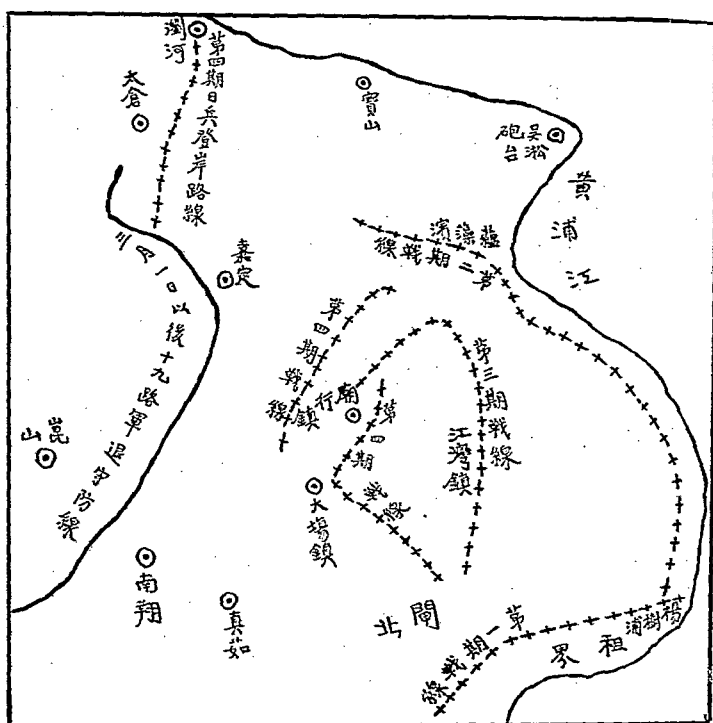


總指揮蔣光鼐









戰區變化圖說明

第一期戰線。日兵祇在虹口區域。衝出閘北。恃租界爲護符。

第二期戰線。日兵由楊樹浦循軍工路而至藻蘊濱，攻吳淞鎮。

第三期戰線。日兵進攻江灣及廟行鎮。

第四期戰線。日兵衝過江灣鎮及廟行鎮。另一路由瀏河登岸。

其時日及情形。參看『戰區之變化』一段便明。

十九路軍殺賊記

▲日賊挑釁

據一月三十日上海時事新聞云：廿八日下午一時半：市府將日領四項要求：完全屈服接受、滬上軍民聞訊：無不憤慨：同時南京政府命令十九路軍撤防：改由首都谷正倫部憲兵接替：晚上十一時日方又致函市府及公安局：聲稱爲保護僑民起見：須由日方派隊支配闡北：迨十二時卽分向闡北侵入：收繳吳淞路、天潼路、引翔港、各長警鎗械：派隊佔領淞滬路之天通庵車站：當時十九路軍與憲兵、雖已決定換防、因接警訊：臨時中止：一面派人尋找長官回部隊指揮：蔣光鼐蔡廷楷等聞訊：趕赴龍華司令部：會商禦敵：因夜深交通不便：不能直臨防線視察：及天明、始分別出巡：可見我方事先：本極希望和平：將領均已離隊：及聞日軍入寇：各將領方趕返策應：事變完全出自日軍之橫暴：有事實可證也：

▲軍部會議毅然抵抗

一月廿八日滬淞警備司令部接到南京來電，令將十九路軍撤退，開北等處防務；改由新自南京開來之谷正倫部憲兵担任；蔣光鼐蔡廷楷戴戟等接電後，即時召集全體軍官於龍華會議，席間多數軍官均極憤慨；願誓一死；旋以本埠形勢已轉緩和，雙方衝突，或可倖免；決遵令辦理；不料是晚十二時左右，日兵竟開始進攻，十九路軍以守土有責，毅然抵抗；除七十八師一部份兵士，開往天通庵附近作戰，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亦在滬担任指揮事務；以該部職責，爲拱衛寧滬治安；故該軍中下級幹部官佐，對日軍之挑釁行爲，非常憤慨；業全體一致主張；抵抗到底，仍由軍長蔡廷楷，總指揮蔣光鼐，分別負責統率；全部兵士願將熱血，爲國犧牲，刻淞滬區內兵力，除原有配置外，現正火速調遣部隊，增厚實力云；

▲吳鐵城漏夜致抗議書

逕啓者，查關於本市最近中日交涉，本市長爲求和平解決計；對於貴總領事所提條件四項，業經接受；並於今日（念八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函復送達在案；當時

貴總領事並經表示滿意、詎料今晚十一時念五分、市公安局接到貴總領事館信封一件、內附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致本市長及市公安局長公告各一件、略稱、帝國海軍、鑒於多數邦人住居閩北一帶、爲維持治安計、欲以兵力配備該處、以負保安之責、本司令希望中國方面應將閩北方面所有中國軍隊及其敵對設施、從速撤退等語、即晚十二時、市公安局接到閩北報告、日本海軍陸戰隊、在該處開始自由軍事行動、向華界進攻、查貴總領事對於本市長之答覆、既經認爲滿意、而貴國海軍、突然有此軍事之行動、殊堪詫異、所有破壞和平及本市安寧所發生之一切責任、應由貴方負之、本市長相應提出嚴重抗議、即煩查照、轉致貴國海軍方面、迅予停止軍事行動、以免事態再行擴大、並希見覆爲荷、此致日本國駐劄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

▲事前之防務佈置

上海南市閩北各處防務、除警察六千名外、並有第十九路軍之七十八師全師、兵士約一萬人、及原有警備司令部、保衛團等數千人、閩北方面、戒備極嚴、寶山

路虬江路大通菴路等處、均堆置沙袋電網、閘北居民紛紛遷至租界、即日僑亦有遷往虹口靶子路北四川路等處者、大通庵車站附近、因鄰近日軍陸戰隊、護衛尤嚴、吳淞要塞司令鄧振銓、鑒於形勢嚴重、特諭各砲臺、加意防範、並親在瞭望台、以望遠鏡觀察海面行動、駐軍團長鍾經瑞、派隊在各要道防守、蘊藻濱新橋、堆置木料阻塞、舊橋將橋面之鐵釘起鬆、故橋板活動、必要時可臨時抽去、外馬路一帶、均有防禦工程佈置、

▲天通菴戰况

天通菴爲滬淞鐵路之大車站、閘北要區、日賊挑釁、首由此闖進、在天通菴與日賊接戰者、最先爲公安局警察、據警兵趙煜三云、廿八夜十一時半、天通菴車站忽發現日軍鐵甲汽車數部、載日海軍陸戰隊三十餘人、守警詢以口令、日兵即開機關槍、六警當即抵抗、以步槍還擊、然以衆寡不敵、乃向橫浜路方面退却、並向駐守該處之公安局第六中隊隊長孫謀報告、孫隊長聞訊、當率警士六十餘人應援、無如日鐵甲汽車以機關槍掃射甚猛、歷十餘分鐘、亦不支而退、時天通菴車站、

已被日軍所佔，乃於青雲路集合，復得憲兵第六團機關隊之應援，氣勢遂又大振；當即極力反攻，戰二小時，十九路軍第五團聞訊趕全，加入作戰，日兵遂被我軍包圍；至清晨三時許，天通菴車站之日軍，乃全告覆沒，並繳鐵甲汽車三部，其中一部已毀壞，餘二部尚可應用；至三時半，日軍又有一隊，向天通庵車站來攻，我軍復與應戰，日不支而退，是役我軍死傷十餘人，而日軍之死傷，則達百人之多云；

▲北四川路巷戰

廿八晚北四川路一帶巷戰，以川公路與阿瑞里對面吟桂路爲最劇烈，蓋日軍此次進攻闌北，共分三路，一路由江灣路入天通菴，圖攻北站之後，然已爲我軍在天通庵路擊退，並將江灣路虹口公園附近之日本海軍司令部擊毀，一路由吟桂路，由駐在日小學校內之海軍陸戰隊第二隊担任，沿該路西進，圖在橫浜路與天通菴方面與日鐵甲汽車隊相聯絡，一路則由虬江路直攻北站，因之北四川路附近，如川公路及吟桂路，巷戰甚烈，吟桂路於二十九晨被我軍圍攻，至午十一時半，以該路

日小學校爲根據地之日軍，已全數退出；雙方死傷均不少；由虬江路方面進攻之日軍，被我軍擊退，至川公巷廣東街一帶；巷戰極烈；日兵死傷，橫臥於巷口者，觸目皆是；在該處巷戰時，我軍憲兵排長王天雄，曾率一隊憲兵衝鋒；擬越過北四川路，故在正午十二時左右，在老靶子路北四川路口；聞槍聲甚爲清淅；同時在租界口之日機關槍聲亦大作，至下半一時許，始漸息；聞王排長與所率之一隊憲兵，均未見歸來，或有意外，亦未可知；當時日方以汽車運輸麻袋及沙土等，以爲架設防禦工程之用，可見當時日軍之失利情形。

▲日飛機到處擲炸北站大火

二十九日黎明，日飛機在閘北一帶擲炸，糜爛市區，至爲慘酷；首先拋擲於寶山路鴻安坊、中興坊、永興坊一帶，附近民宅，卽行着火；並無救火車灌救；致延燒不已，至下午拋彈尤烈；故閘北淞滬路北間，所有民宅，多成火場；開歷來未有之奇慘；下午二時半，北站售票房有炸彈拋落，卽時着火；火光燭天；直焚至六時左右，全部焚燬；延及車站旁之貨棧，盡付一炬；車頭被燬數架；列車幸已開

至南翔、得保存、其餘如寶通路、虬江路、寶山路、寶興路、等處均因被炸大火、城內及法界、均有炸彈跌落、

▲商務印書館被炸損失千萬以上

廿九日上午、日飛機向寶山路擲炸、寶山路之商務印書館、閘北總廠及編輯所、東方圖書館、占地八十餘畝、爲我國文化界出版之巨擘、上午十時、因日機擲炸登時火勢爆發、延燒全廠、廠址及對面之東方圖書館編輯所等、自晨十時至下午嚮晚、焚燒猶未停止、下午黑烟繚繞已滿佈半天、焚燼紙灰、達數里外、四馬路中飄蕩之紙灰、時稀時密、逃出之廠工、下午五時、至租界言、全廠及編輯所圖書館、盡付一炬、大部已成焦土矣、損失雖無切確統計、聞至少當在一千餘萬元以上云、

▲日軍敗退老靶子路死傷數百人

十九路軍在虬江路節節勝利、由廿八晚至廿九日、頗壯軍威、率隊趕往前線、猛力進攻、必至日軍退出防線而後已、雙方正肉搏未已、而瀏河大場等之十九路軍、

大批抵滬、旋即加入作戰、士氣更壯、衝鋒殺敵、聲震山谷、日軍受創、力不可支、即逐漸退却、我軍衝出廣東街、而直抵北四川路爲止、廣東街上日軍、死傷者近三百名、此上午八時之情形也、既而相持良久、雙方均無槍聲、惟飛機擲彈較猛、日陸戰隊幾無聲息、至午後四時左右、我軍又奮勇進攻日軍、並佔領日軍司令部、得輜重甚夥、節節猛撲、卒至日軍退入老靶子路、

是日閘北一帶戰事、日軍被我軍擊斃之確數、實在三百名以上、是日日軍用汽車四輛、滿載死傷兵士經北四川路繞道至匯山碼頭裝入軍艦中、又有死傷日兵三汽車、裝赴匯山碼頭日艦、計共裝七大車、人數當在三百以上、

▲某記者在火線中之目睹

日軍於二十八日之夜中十一時從北四川路方面進攻、十九路軍爲自衛計、亦沉着應戰、自深夜十一時起、通宵鎗炮聲不絕、至二十九晨五時、乘大雨傾盆之際、日本航空隊派轟炸機三架、到閘北亂投炸彈、毀損屋宇至夥、記者住居閘北華興里、在中日兩軍應戰之時、適當被包在火線之中、夜間子彈橫飛、其危險殊有不堪描述、

至二十九晨日飛機亂擲炸彈，聲震屋宇，而記者所居之房屋，亦被日機轟炸；記者於炮火中冒萬險而出；兩度欲穿越火線，均因敵方強射而不能逃出，在砲火中經歷十六小時之久，茲將所目睹之情形分誌如下、

二十八晚十一時日軍先開砲車兩輛，到北四川路之東寶興路廣東街等處，並有海軍陸戰隊一大隊散兵進擊，越淞滬鐵路軌道而進，我方純取自衛，故先由警察應戰，日軍着着進逼，我方初以匣子砲還擊，鎗聲自北而南，由疎而密，記者即挈同家眷伏臥地上，子彈掠耳而過，呼呼有聲，至將近到寶山路之虬江路口，我軍始用機鎗應敵，日軍逐漸北退，鎗聲漸自南而北，至二十九晨三時許，始將侵入寶山路之敵軍擊退至北四川路，是役日軍喪亡頗衆、

將近天明，天方大雨，而軋軋之聲，凌空而至，初來一機繼來三機，日方用電光以引飛機，當機到，我方軍馬即全行停止放鎗，在黑暗中，日機不能得到目標，故三飛機在闌北空中盤旋，經過有一小時之久，直至天氣矇明，始放一炸彈，轟然一聲，左右房屋均震動，旋聞湖州會館已被炸毀，復再飛至鴻興坊三德重口，擬欲炸毀國民黨之區分部者，以投彈不準，將香山路民房炸去兩幢，記者所居之

屋、被震將倒；天已漸明；記者乃冒險挈帶妻女；由火線中逃出華興里；其時永興路左右各段、均早堆置沙袋；已不能行走矣、

今次我方自衛之戰、由於十九路軍應敵；廿九晨敵機來滬北轟炸時、初無高射炮、僅用迫擊砲及步鎗射擊之、至上午九時許；方調到高射砲數尊；二次日機到來；因我方有高射砲、擊毀一機；而餘兩機竟改爲高度飛行、未敢放炸彈也、

十時以後、日飛機懼我方之高射砲；乃改換方向；而向閘北西方面之無軍處亂擲炸彈、在北南林里；見我方大批逃難人；日機竟拋擲一彈、炸死難民甚多；是晨日飛機又在法租界金利源B字八號碼頭擲下一彈、炸傷該局稽查一人、與小工兩名、又同時在新開河泰豐船票局前擲落一彈；殺人力車夫一人及路人；小工各一人、午後更用引火彈到處亂投；引起商務印書館等大火、

▲某記者前線訪問記

二十九日上午四時半、某記者冒險乘車赴前線、十一時達目的地；蔡廷楷軍長延見、蔡云、敵軍此次與日寇作殊死戰、完全爲謀國家之生存而抵抗；爲盡軍人之

天職而抵抗、辱蒙本埠同胞援助；至深榮幸；次由記者說明本埠及附近各地義勇軍均欲加入作戰、並詢以編制情形；蔡答云、關於義勇軍之編制、完全由翁照垣旅長負責辦理、翁旅長現在開北指揮作戰；不妨前往接洽；又云、鄙人此次抵抗暴日、並非因作軍長之故；請勿以軍長目我；余乃係以國民資格、盡國民義務；不辭勞苦、不避犧牲；只求有利於國；不計其他、後各記者赴開北晤翁照垣旅長、翁曾留法德學軍事、勇敢善戰；久著勳績；當演說云、此次敵軍打退日寇；並非軍隊之力量、乃係民衆之力量；能爲後盾之故；軍人亦屬國人；軍力卽民力；兩者實爲一體、今承諸位代表慰勞；惟有勉力爲國殺賊；以答同胞之盛意；

▲三日間戰鬥力之比較

自廿八晚起至卅一日止、連日戰爭；日軍兵力、計有陸戰隊二千名、退伍軍人及武裝便衣隊三千名、總共兵力五千；我軍連日在前線實際作戰、祇七十八師之一團、迨前日日軍進佔北站、我軍始增二營；參加衝鋒；日軍兵力、實倍我；且有飛機軍艦助戰、然卒爲我軍所敗；據蔡軍長語記者之對日作戰、較勦匪更易取勝；現

十九路軍全部已次第集中；日軍如仍不悟，以十九路軍將士具必死之心，實不足當我軍之一擊也；日軍現於敗退時，縱火焚燒，以阻我軍前進，致不能窮追；日軍此種毒計，實爲人類道德所不許云、

▲三十一日英美調停

二月一日上海時事新報云，自上月廿八日夜我方忍痛接受日本駐滬總領事之四項要求後，日海軍陸戰隊突於當夜十一點三刻，無故向閘北作猛烈之進攻，並用飛機擲彈放火，晝夜不息；我方激於義憤，遂起而作正當之防衛，結果日軍大敗，傷喪極衆，乃即退入租界；波及各國利益，英美兩國總領事，乃邀集中日兩方，商議休戰三日，但此事能否實現，尙屬疑問，茲將開會詳情，探錄於後、

英美兩國防軍司令及總領事，於三十一日下午二時，邀中日兩國軍事長官；在英總領白利南之私邸開休戰會議，出席者爲英總領白利南；日總領村井；美總領克銀漢；上海吳市長代表俞鴻鈞；美國駐滬防軍司令霍格；英國駐滬防軍司令愛爾明；工部局總董麥克拿登；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及四國其他重要軍事人員；

提出條件、(一)中日兩國軍隊皆同時悉數退出公共租界；另派中立國軍隊駐防；(二)華租交界處之中國軍隊、改由中國警察負維持防務及治安之責；(三)自即日起、雙方停戰三天；(四)在停戰期間、請村井領事電徵東京政府同意、但我方代表主張、謂最妥善之辦法；決爲日方首先撤兵；然日方不允；仍要求我方先退；據稱、在會議席上；有某某西代表數人發言；謂中國事前對於日方所提之要求；全部容納；日方亦曾表示滿意；中國可謂委曲求全；極容忍之能事云云；繼而中國代表先行退席而去；其餘各國代表；即至室外少憩；旋再復席商議一切；在此調停聲中、日軍一面仍派飛機炸真茹；同時陸戰隊又在新開河浦東登陸；並有抄襲瀏河之企圖、四出擾亂；可見日軍之要求調停；實無誠意、

▲調停期內之天潼路槍聲

卅一日午十一時許、天潼路武昌路之間、發生鎗聲甚密；流彈直達橋北四川路；蓋我軍所佔虹口區域、在北四川路以西、老靶子路以北；至日軍則在北四川路以東、老靶子路以南；兩方對峙；卅一日雖經英美領事調停戰事；我方未加攻擊、

而日軍乃屢向我軍挑釁、並縱便衣隊潛入擾亂、在武昌路天潼路一帶、我軍爲驅逐日便衣隊起見、時與日軍接觸、沿河南路直達天潼路、激戰甚烈、日便衣隊在天潼路附近市屋中搜劫、遇有華人舉鎗就擊、或用剃刀戳死、我市民受傷者計有百餘人、

▲日兵殘暴行爲

二月一日上海時事新報云、連日日人暴行迭出、在虹口閘北一帶、任意殺害商民、慘不忍聞、茲將各方報告、彙誌於次、

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有人在虹口大旅社樓上、開鎗射擊日兵、日軍即擁至該旅社門前、四面包圍、將所有寓於該旅社內華人旅客四百餘人、悉數細縛、拖出旅社門外、或遭刀刺、或被鎗殺、無不畢命、蓬路至海寧路一帶、屍首枕藉、血流殷地、慘酷無比、旅客中有三十人能操外國語者、倖免於難、餘盡罹禍、聞被難旅客中、以粵籍爲最多、又是晨記者赴北四川路一帶調查、忽見武昌路方面、有大批華人、向西狂奔、繼經詳詢、悉該處一帶、日軍方在佈防、有一華人、屹

立遙觀，相距頗遙，乃被日兵瞥見，即被捉獲；立時將此人以刺刀猛戳，被捕華人，慘呼求救，旋爲兩日軍押解向東而去，存亡莫卜，又是日上午九時半，有二日人，手提小包裏，潛入南京路大東旅館，當被茶房察覺，即趨前盤詢，禁阻入內，該日人等知勢不佳，即行逃出，據傳該日人所提小包內，咸係引火物，擬對該旅館縱火，又據紅十字總會職員某君云：日本海軍陸戰隊，敗退租界後，一部份日軍，已由楊樹浦逃上軍艦；其餘則麇集於鐵馬路小菜場及虹口一帶，積極佈防，對於華人動輒兇毆，余因有紅十字會徽章，得免暴打，繼余後者，爲一年約十齡之小孩，日軍在彼身上，搜出小洋刀一把，日軍即以小洋刀將該小孩連戳三刀，頓時倒地身死，余在旁目覩斯慘劇，本擬上前救護，奈日人野蠻竟持鎗向余刺來，余無奈祇得含淚而返，某君言至此，眼淚奪眶而出。

▲蔡廷楷之談話

三十一日上海時事新報記者至十九路軍司令部，訪蔡廷楷軍長，蔡氏談話云：我軍此次抵抗日軍，頗佔優勢，故日領事各國領事，要求我方停戰，我方已派區師

長壽年、代表本軍前往、惟本軍此次抵抗暴日、純係保衛國土計、故誓不屈服撤退、余以休戰之先決條件、須日軍全部撤退、蓋日人素性狡滑、所謂休戰、係緩兵之計、故須有担保、始能休戰、又云、上海民衆、熱烈援助、我全體將士感動、邇來民衆自動投効本軍者甚衆、本軍對於此等愛國民衆、固應極表歡迎欽佩、惟以指揮不便、故未能容納、余意民衆應自動組織作戰團體、担任戰鬥工作、不必參加任何軍隊、尤望舉國民衆、同仇敵愾、隨時隨地、懲創暴日、使世界各國知吾國非可侮之國、中華民族非不抵抗之民族、談至此、蔡軍長以亟須赴前方指揮、匆匆與記者握別、

▲黨府要人倉皇遷都

上海響砲之後、黨府要人恐懼、以爲南京亦必響砲、於是倉皇遷都、二十日晨、林森汪精衛馮玉祥等乘專車先行、是晚抵徐州、二十一日抵開封、二月一日抵鄭州、以隴海路督辦署爲行轅、蔣中正偕宋美齡邵力子魏道明鄭毓秀等則於二十一日晨由浦口出發、是晚抵徐、黨府人員相隨、共專車一架、是日由南京發出通電、

告知各省府、所有中央政府所屬各院部會均遷洛陽、南京停止辦公、自二月一日以後、一切文電、逕由洛陽收送云、於是各機關大小職員非常忙碌、收拾印信案卷、趕于二月二日以前解送洛陽、黨府則於二十日發出宣言如下、

(銜署)自日本以武力侵佔東北以來、政府一面尊重華盛頓九國條約、國際聯盟公約、凱洛格非戰公約之精神、雖覺自彼啓、仍堅持忍耐、以俟簽約各國之公斷、一面嚴飭軍警、應以全力捍衛地方、保障人民生命自由財產之安全、苦心維護、於茲數月、而日本進逼不已、最近竟以大批戰艦、駛至上海、並輸送陸空各軍、藉口市民抗日舉動、以使用暴力、橫相恫嚇、夫人民組織團體、以急國難而禦外侮、本出於愛國之熱誠、苟無越軌行動、政府無從加以干涉、惟政府爲避免戰禍計、已不惜一再遷就日本之要求、始則對於民衆抗日之言論行動、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繼且曉諭各種民衆團體、自動取消抗日名義、以杜強鄰之藉口、本月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四十五分、上海市政府對於日本駐滬領事之要求、已予以日領自身亦認爲滿意之答覆、而十一時二十五分、日本軍隊仍迫我上海駐軍讓出防地、俾其佔領、軍隊有守土之責、豈能應其所求、日本軍隊、遂向我軍迫攻、竟使上海

繁盛市面、罹於兵燹、且使用無限制之飛機轟炸政策、平民生命財產、慘受荼毒、數量之鉅、無可估計、同時首都及長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鎮亦有日本軍艦到處挑釁、夫日本所以繼續使用此等暴力政策、且進而益厲、其用心不過欲威脅我政府、使屈服於喪權辱國條件之下、政府受國民付託之重、惟知保持國家人格、尊重國際信義、決非威武所能屈、惟有堅持原定方針、一面督勵軍警、從事自衛、決不以尺寸地輕授於人、一面仍運用外交方法、以要求各國公斷、日本此次濫啓兵禍破壞和平、不但中國領土主權遭其損害、舉凡華盛頓九國條約、國際聯盟公約、凱洛格非戰公約、亦爲之毀棄無餘、政府深信中國對於此等暴行、有正當防衛之權利與義務、同時深信各國爲維持世界和平及國聯信義、亦必不忍坐視、茲者政府爲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不受暴力脅迫起見、已決定於最短期間移駐洛陽辦公、望我各省區行政長官及軍隊長官同心協力、各盡所職、以靖地方而安人民、尤望我全體國民衆以勇敢沉着之精神、共赴國難、勿囂張、勿畏葸、務使暴力無所施、正義得以申、國家安危、悉繫於此、願共勉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兆銘卅印、

▲日兵背約開砲

聞北戰事、經英美領事等調停、雙方以三日爲期、暫行停戰、據司令部與市政府宣稱、須至二月三日下午四時許、始滿三日之期、乃二日日軍不守停戰信約、於下午一時二十分、復以大砲機關槍等由北四川路底一帶、向我軍進攻、雙方在狄思威路及天通菴路發生劇烈之戰爭、我方以迫擊砲機關槍還擊、同時有日飛機兩架、在聞北及南市一帶偵察、市政府於事前先得英美領事通知、謂將有日機出發偵察、當時市府且曾口頭抗議、但日方不顧信約、仍出而偵察、旋聞北又發生激戰、市府遂于二日下午二時許、向英美日三領事、提出正式抗議、其內容首先說明日方不守停戰信約、及抗議公共租界不得許日海軍陸戰隊登陸、並通過租界、最後說明所有一切責任、應由日方負之、茲照錄向日領抗議書如下、

逕啓者、查關於貴國海軍侵攻聞北一節、前經向貴總領事提出抗議在案、旋經英總領事暨美總領事爲維持和平避免戰禍起見、邀集貴我兩方當局及各國防軍司令、於一月三十一日在英總領事官舍會議、當經英國防軍司令建議避免兩軍衝突辦

法、并約定由貴總領事請示貴國政府、以三日爲期、如貴國政府不能同意、再由本府請示我國政府、在此請示期內、仍各不相侵、以上各節、均有紀錄可稽、乃自該日會議後、貴國軍隊、屢向我國軍隊襲擊、迨至今日下午二時五十分、本府忽接到貴總領事署電話通知、謂貴國政府對於上述建議辦法、不能同意等語、殊爲詫異、且在本府未接到貴總領事署通知前、一小時貴國軍隊、已向我方駐在關北之軍隊復行攻擊、且用飛機任意炸轟該處、查貴國既違背信約、且不顧上海市內我國人民與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重行開釁、所有一切責任、當全由貴國政府負之、除函達英總領事美總領事暨各國領事聲明外、相應提出抗議、請煩查照爲荷、此致日本國駐劄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上海市長吳鐵城、

▲九十年之租界中立被日兵破壞

自一月二十八日、日本陸戰隊、悍然不顧一切、圖襲華界開北後、其進退皆以租界爲根據地、以箝制我軍之進攻、查公共租界自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成立以後、至本年一九三二年、中間經過、凡八十九年、公共租界始終保持其中立權、

即此八十九年中、凡國際間發生戰事、或爲中國與外國、或係外國與外國、此外國即係公共租界有關係之重要份子、每次對於公共租界及上海口岸之中立權、皆能尊重不逾、例如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間、中法東京之戰、首先正式承認上海口岸公共租界之中立權、此後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間中日之戰、及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五年中俄之戰、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世界大戰、凡三次國際戰爭、上海公共租界有關係各國、無一次不承認其中立權、絕端加以尊重、乃此次日本軍隊、依然以公共租界爲進攻之出發點、作爲根據地、時向中國軍隊襲擊、其破壞中立、實開公共租界未有之創例、故日本此種暴行、不但藐視中國、即對於各國之輕視態度、亦已完全暴露無遺、

▲日賊擾吳淞

日本海軍艦隊、前日本已開進淞口、停泊黃浦江、廿九日十一時許、突駛往淞口外、已而炮擊吳淞砲臺、並有大批日軍登陸、十九路軍駐吳淞之部隊、與日軍互相搏戰、在下午一時左右、戰鬥極烈、鎗砲聲隆隆、如雷貫耳、至下午五時許、吳淞

張華浜外灘，突有炸彈一枚，自天空投下，因彈落浦畔，故未爆裂；同時吳淞口三峽水海面，由西南方駛來日飛機一架，翱翔空際，歷三分鐘左右，希圖窺探軍情，當被我方覺察，立即開放空砲示威，該飛機知事不妙，遂向來處飛去；

吳淞要塞司令鄧振銓，因日軍已在閘北向我方開覺攻擊，故下令南北及獅子林等各砲臺，緊急戒備；三峽水外洋面一帶，用探海燈澈夜照射，

駐防吳淞之陸軍第四團鍾團長，督率全體隊伍，準備抗禦；以軍工路之蘊藻浜大橋（新建甫竣工）爲防線，其蘊藻浜過江之鐵橋，與左側之大木橋，已於二十八晚拆去，淞滬交通，完全斷絕；而砲臺灣與寶山縣道之南門，因中間有新營房之駐軍在內，因防禦警備關係，故亦阻斷交通，

以上爲廿九日情形，至二月三日，忽大舉向吳淞進攻，據吳淞要塞司令副官王君所述情形如下：

二月三日上午十時，敵方突以軍艦念一艘，開至吳淞，向砲臺採取半弧形包圍勢；以機關槍大砲，大舉襲擊；砲臺亦開砲還擊，當將敵方驅逐艦一艘擊毀；尙有二艘，亦被砲火擊中；惟創傷較輕；十二時許，敵方飛機十二架，由川沙白龍港方

面、飛到吳淞；一齊拋擲多量炸彈；砲臺立即開砲轟擊；敵飛機一架、中砲墮地、其餘敵機、仍向川沙白龍港飛去；並經該處我防軍開砲百餘響轟擊；始狼狽遁歸原艦、當鏖戰時、有出口開往寧波溫州等之中外各輪、不能越過火線、折回上海、以爲敵艦念餘艘正向我砲臺圍攻、我必無幸、故外間有吳淞砲臺已失守之訛傳云、

▲三日閘北劇戰飛機密密放屎

三日閘北方面再起劇戰、日機同時擲拋燃燒彈；以致起火多處、日軍又向北車站猛衝、當被我擊退、沈家灣一帶、我軍已進展至東嘉興路、日兵退抵吳淞路、日軍飛機、四出擲彈、公共租界內、墮落炸彈多枚、北四川路青雲里被焚損失甚鉅、租界內因形勢益形緊張、沿蘇州路一帶、嚴密佈防、並在衝要處所、架設機槍及障碍物、虹口方面并提早戒嚴時間、茲將各方佈告、彙錄如後、

日兵攻擊閘北華界、二日全夜、發生斷續之機關鎗聲、至三日上午八時許、先來兩日機、翱翔天空、並連續開機關鎗；逾半小時即去、十時一刻、日機二架一隊、先後分兩批、共十八架、由南而來、至租界天空、環繞數週、即分頭散去、飛往各

處投彈、並偵察北四川路、蓬路、寶山路一帶、日兵陣地之鎗聲、與大砲聲、亦於是時勃起、日陣地槍聲一起、繼之爲我軍陣地之槍聲、日軍陣地所射出之砲彈、大半爲燃燒彈、故同時起火、約有七八處之多、火燄最烈、厥爲寶山路虬江路東、其他青雲路、亦焚燒十餘小時、天通菴以北、祇見日機徐徐降低、須臾即發砰然巨聲、繼爲濃烟、直衝霄漢、該機在彼處往返環繞、達三小時、所投炸彈、約十六七枚、至四時、日機始向東飛去、

三日上午十一時、日飛機過北四川路橋、即擲硫磺彈一枚、墜落於天潼路青雲里第三十七號民宅之屋頂、立時黑煙驟起、火苗爆發、延燒房屋多間、查該飛機擲彈目的、係圖炸毀北四川路郵政總局、因炸彈墮下、稍偏未中、致墮於青雲里、同時日飛機在法界西蒲石路邁爾西愛四路法國總會後、投擲一彈、約重五六磅、彈已由法捕房保存、又盧家灣電車中法交界處、上午十一時許落一炸彈、

▲四日開北劇戰大火終日未熄

四日晨日軍分三路進攻開北、(一)福生路、該處日軍依儉德儲蓄會爲根據、晨五

時、向北至新民路進擊、擬越入頤福里（該里在寶山路淞滬鐵路南）再至寶山路、包抄我駐守車站及界路之軍隊、同時又有一部日軍、匿居附近小樓、居高臨下、發彈射擊、但未獲勝利、反被我軍擊敗、至頤福里之日軍、亦經我軍擊潰、自晨迄午、未有寸進、（一）虬江路日軍數小隊、由飛機掩護、自晨五時進攻、旋即潰退、飛機因吾軍用高射砲射擊、亦即遁去、（二）江灣路、日便衣隊與殘軍、同於晨五時、在施高塔路入虬江路進擊、但該處日軍根據地、已爲我軍奪去、故甚難得勝、或軍於晨九時、又得駐於天通菴之軍隊助戰、將日軍擊斃甚多、其餘北四川路青雲路等、均發生衝突、我軍多勝利、是日自晨五時許起、直至下午五時始漸息、雙方以野戰砲小鋼砲機關槍等、連戰約十二時之久、其中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半爲最烈、砲聲隆隆、平均每間一分鐘、開砲一響、我方以鐵甲車於十一時許、由天通庵路、越淞滬鐵路衝鋒、將六三花園附近日軍前衛、完全包圍殲滅、所有日海軍司令部工部局游泳池與虬江路狄思威路日軍、全部向虹口公園一帶、集中應援、七時許、橫浜橋方面、日軍向我猛攻、並以大砲掩護、我軍決死上前衝鋒肉搏、第一次我軍向前肉搏者、可三十人、而被敵轟死者有二十九人、祇留一人

生還、第二次再接再勵、決以五十人向前、奪取其大炮七尊、機關槍十九架、敵卒不支而退、計是日日軍死傷數百名、

是日日軍自清晨頻頻用大炮攻擊、九時二十分、在東寶興路與福生路一帶、先告火警、烈焰騰空、愈燒愈大、砲聲鎗聲、亦以此時爲最密、不久文監師路德興里失火、十時、沈家灣以北、與天通庵方面、亦起濃烟、惟所燒範圍與時間、盡未如東寶興之廣大、過午一時左右、由東來日機三架、先匝繞濃煙處數週、繼兩架飛向滬西、一架飛南市、旋由滬西飛回兩日機、在閘北大統路中山路等處擲彈、中山路中山橋聞已被炸燬、日軍砲火、以午刻最猛、雖居南市、聲亦甚清淅、總繼是日日軍所開砲數、不下二三千發、閘北遍地火災、南自寶山路鴻興路、北至清雲路西寶興路八寺橋一帶民房工廠、多爲日軍砲彈及炸彈擊燬、着火延燒、入寺橋之玻璃廠、貧民收容所、已成灰燼、損失鉅重、虬江路香山路一帶民宅、及粵人商舖、焚燒地域斷續有一里許、自上午至下午三時、黑烟彌漫閘北境內空際、幾遮蔽半天、北河南路北四川路等處、延燒頗烈、計有八處起火、至晚間尙未熄滅、而火焰愈見猛烈云、

又江灣路之日軍，突爾侵入該處持志學院中學部；當衝入時，立將該院門警用刺刀慘殺，同時並侵入該院內部；將該院男女傭役十餘人，驅逐一隅；立時用鎗擊斃，無一倖免；繼續侵入該院四樓大宿舍、三樓飯廳教室禮堂等處，縱火焚燒；致該院所有大批圖書儀器及房屋，全部均付一炬；聞江灣上海法學院亦有被焚說、

▲四日吳淞劇戰

吳淞要塞司令部南石塘砲臺、與北砲臺前日被日方飛機會同兵艦夾攻、即經我方還砲迎擊、當場擊退、詎四日上午七時許；又來第二十六艦隊驅逐艦兩艘；由外洋面駛來、向南砲臺開砲還攻；雙方共發二十餘砲；日方一艦、頭部中彈、遂即負創逸去；十時許、又來日艦四艘；及飛機十架再攻砲臺；我方即發砲還攻擊落日機一架、該四艦見勢不敵；又向外海逸去；至午後一時、日艦又再來、開始猛力向我防地開砲轟擊、連續不絕；亘一小時之久、因我軍佈置嚴密、盡力固守、迄未得逞；至三時後、日方又調大批艦隊、向砲臺圍攻、同時並以飛機十餘架、在空中拋擲炸彈助攻、我砲臺上亦以大砲奮勇向日艦還擊、其砲火之猛烈、爲前數

日所未有、全台幾被粉碎；惟我軍奮勇抵禦、至死不懈、

吳淞要塞司令鄧振銓於是日發表談話云、此次暴日突然進攻閩北、希圖侵佔、經我方第十九路軍、奮勇抵抗、節節勝利；日軍挫敗、英美等領事、爲避免租界戰禍擴大起見、刻正從事調解；不意日艦忽又來淞口挑釁；首先發砲、向我方砲臺轟擊、我爲保守疆土之長官；豈容敵艦侵犯；當下令還擊、誓死抵抗；且我各砲台全體官兵、早具最大之決心；雖剩一砲一彈；決與要塞共存共亡、矢志不渝云、又軍事方面消息、日艦砲轟吳淞砲臺；日機十餘架、同時開始猛烈砲擊擲彈；我軍則極力防禦、敵迄未得逞；雙方劇戰歷數小時；戰情極爲激烈；我軍一面暗中分兵暗伏吳淞附近、一面砲台忽然停止發砲；日軍以爲砲臺已被擊損、日艦陸戰隊、遂即登陸；我軍伏兵與砲台、同時包圍開砲；此次日軍被殲者、達千餘人之多云、

▲商務印書館被焚停業

商務印書館爲中國最大之印刷機關、今次日兵攻我閩北、用飛機擲炸彈硫磺彈等、將商務印書館、及東方圖書館、均付之一炬、損失至一千餘萬元、商務印書館董

事會、因此召集會議、討論善後問題、認爲實已無法維持、決議宣告停業、所有職員、發薪遣散、原停辦後、一切事宜、待召集股東會議解決、茲將該館董事會宣告停業之通告錄後、

啓者、此次開北被難、本館印刷製造總廠、及總務處、編譯所、東方圖書館、盡付一炬、三十五年來苦心經營之事業、俱化爲灰燼、慘酷情形、莫可言狀、又念各同人室家被燬、顛沛流離之狀、尤爲痛心、今公司與同人方面、根本已無法維持、經董會緊急會議、再四討論、議決將本館總務處、及編譯、印刷、發行、研究所、虹口、西門兩分店、全部停業、所有同人、全體停職、至於善後辦法、待召集股東會解決、

▲反對日軍在租界登陸

北四川路十七區市民分會、致函華人納稅會云、逕啟者、日本憑藉公共租界、爲軍事根據地、劃蘇州河以北爲日軍範圍、自由行動、蹂躪商場、焚燒民房、殘殺華人、窮凶極惡、無所不至、實爲中外所罕有、(中畧)敝會地屬北四川路、首當

其衝；損失之大，毋待筆述，查工部局係負有地方治安之職者，不能預防於事先，事實上難辭其咎；將謂實力單薄，不得已忍痛待援，尙情有可原，邇來英美各國，已有相當軍隊；陸續到滬；今租界上既有相當之準備；即宜力謀救濟方法，以維持我東亞第一商場；倘長此遷延；我國商民；首遭重大損失，各國亦必因此發生經濟之恐慌；當爲各國所不取也；然治標必先治本；日人之所以能如此猖狂，實以軍艦可以任意到埠；艦隊可以任意登陸；最近如匯山碼頭，日軍肆無忌憚；自由登陸；工部局即宜設法阻止；使軍事不致擴大；租界得保持原有地位，否則日軍源源而來；戰爭必然延長；萬一租界上發生危險；工部局是否當負完全之責，相應函請貴會；緊急致函工部局；嚴加防範；於最短期間，恢復敵區商業；至綢公誼；此致華人納稅會；

▲野村代鹽澤

日本海軍司令鹽澤；自廿八日起，連續一星期之久，欲搶攻閘北，結果不特無功，而且屢進屢挫；海軍顏面因之大落；因爲今次日本侵畧東三省，三日之內，連陷

兩省城、兩月之內、三省皆陷落、此皆日本陸軍之功、海軍相形見絀、故自逞奮勇、率其二十餘艦來滬、陸戰隊數千人、欺負中國軍人不抵抗、以爲耀武揚威、可以恐嚇手段奪取上海、豈知遇蔡廷楷孤軍撐持、奮力抵抗、鹽澤滿身流汗、日海軍因此不得不將、遂派野村來代鹽澤、聞鹽澤羞憤無地、拔槍自殺、此爲二月四日事、全滬喧傳、但日人方面尙否認、或者自殺不成、爲左右救回亦未可知、然五日以後、鹽澤已匿迹銷聲、一切發號施令、已由野村代之矣、

▲元日無劇戰

二月六日、即夏歷正月元旦、閩北方面、雙方均入於休戰狀態、間有砲聲、發自日軍方面、亦惟慎防我軍進襲、藉以示威、及希圖轟炸民房而已、晨三時許、曾一度小接觸、係在福生路新民路處、當爲我軍用機關槍擊退、四時、機關槍聲又起、仍在虬江路口一帶、間以砲聲迫擊砲聲、相戰至五時許、逐漸稀少、均係前線步哨接觸、嗣後時作時息、雙方在防禦工程內還擊、均無進展、至十一時許、我軍飛機大隊、有飛機六架飛起、在閩北境內環繞偵察、約一小時、即飛往真茹、

午後一時許、日兵在老靶子路、福生路等處、有大集合、但始終未敢進犯；下午三時半左右、日飛機九架、在閘北一帶盤旋、擲彈三十餘枚、均未爆炸、日兵乃改用大砲遠射、我軍還擊、因此砲聲又起、各防綫步兵、亦用機關槍步槍射擊、至六時後漸息、又午後一時左右、日兵有一部約三四百人、竄入宋公園路及青雲路間之陽山路、向我軍襲擊、經該處我軍、向後包抄、日兵幾乎全部被圍、死傷達二百餘人、僅得退出；又晚十一時、北四川路荻思威路有大激戰、先以步槍繼以盒子砲、未幾迫擊砲、鋼砲、機關槍、並發、愈戰愈趨激烈、雙方似在衝鋒、此起彼仆、槍砲聲密如連珠、約相戰二十分鐘、火光隨起、想該處房屋、又被焚燒、同時日兵方面、在虹口花園、用野炮向該戰區轟擊、計發五十餘炮、我方亦用重炮還擊、聲驚全埠、炮彈過處、火光隨之、至七日清晨、槍炮聲漸疏、野炮已停止轟擊、惟斷續槍聲、仍時作時歇；

▲吳淞鎮大火

元日日吳淞亦無戰事發生；上午十一時有敵機二架、自滬飛淞、至要塞南北炮台

上空偵察；並擲下炸彈八枚；三彈落於要塞前面海中，餘彈分墜要塞陸正面附近田間；均爆發，但砲台未受損害，旋經砲台開放高射砲，敵機始行逃去，至下午二時許；續有敵機三架；飛至砲台方面；未擲彈即行他去，現砲台前面海中，泊有英美軍艦各一艘；吳淞口外；雖仍有敵艦踪跡；但爲英美軍艦所阻，故並未攻擊砲台；觀察昨日淞口方面形勢；戰事或可漸趨和緩矣；

吳淞於五日晚八時十五分許；鎮中突然發現敵便衣隊三人，身穿華裝，形似工人，至中新路，將仁昌米店門牌挖開，用火油在屋中縱火焚燒；一時烈焰騰空，不可向邇；無法撲滅；直至六日晨六時許；火勢始漸熄滅；其被火區域，極爲廣大；約占吳淞全鎮五分之一；該鎮商業精華；彙集該處一帶；均已付之一炬，損失至鉅；一時無從統計；

▲衰氣之南京

二月六日南京通訊云，自上海開炮之後，南京黨府要人棄城奔逃，南京滿城衰氣，今日爲夏歷元旦，非常慘淡，因爲二月一日夜受過日艦炮攻；人民多走避也；當

一日午後日總領事尙告各外使、謂日軍決不砲轟南京、不意夜半甫過、日艦竟發砲、據目覩者云、南京恐慌、始於午後十一時一刻、其時防護大阪輪船會社碼頭之日本陸戰隊開始向江邊華兵轟擊、未幾、日艦遂開砲、下關與城中俱有砲彈落下、至晨一時止、日艦最初以向獅子山砲臺轟擊、該砲臺被擊中數彈、但官場宣佈砲台未有還擊、城中並江邊華兵皆奉有勿還擊之緊要訓令、日艦共發約二十彈、有數彈落於城中、兩彈淞於下關區域、下關兩彈皆未爆裂、但城中被擊死警察一人、損毀不少、日艦開火後、城中頓形紛擾、燈光盡熄、而探海燈在天空四照尋覓日人飛機、高射炮亦準備射擊、但日飛機並未飛起、下關居民一聞炮聲、即從床上躍起、群向城中奔避、迨至清晨、下關已幾成無人之境、外國領事在炮聲發作後、即活動辦事、將其國人集中某點、以便運送出境、汽車人力車等因警察不許點燈、暗中駛行、互撞情事勢所不免、二日晨通至城外之各街、皆是逃難人民、真有莫知所至之象、通至杭州之大路中、乘車者、騎牲口者、步行者、絡繹不絕、皆欲奔出南京、另覓安全之地、其景象至可痛心、是時日艦派陸戰隊在下關江邊登岸、對面即爲華兵、尙未發生衝突、蓋軍隊早已奉命不抵抗也、經過

此場炮擊之後，所以舊歷新年，全城寂靜，爲從來所未有，道無行人，車輛往來者絕少，往年此時，爆竹之聲盈耳，今寂無所聞，滿城爲白雪所覆，且漸見增厚，中山路游客絕跡，城中各娛樂所，皆雙扉空閉，其景象甚於往年北京遷都之後，往時中國發生事變，唯富戶遷居，貧民或因缺乏資斧，或知家徒四壁，不虞搶劫，故安之若素，此番則大異於前，貧民先逃，今日欲覓一理髮匠，亦幾不可得，因若輩均逃避一空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黨府諸委真不媿訓政之師哉。

▲七日吳淞之戰

二月八日上海訪函云，旬日以來，日軍雖受重大損傷，而其侵犯之心，仍未稍戢，故自六日晚，新從日本調來四千餘名陸軍到滬後，日軍司令野村，卽變更戰略，於七日早晨，用其海陸空軍全部之兵力，分水陸空大舉會攻吳淞，並限於二十四小時內攻陷，意欲先行佔吳淞炮台，冀得自楊樹浦沿黃浦江，至吳淞口外，均爲日軍之根據地，然後再以全力進取閘北，故於七日晨七時起，卽開始實行此項新戰略，先用飛機十餘架，飛至我軍陣地視察，並投擲大批炸彈，同時又派陸軍二

千餘名，由糧米站及軍工路會攻吳淞，停泊張華浜東面黃浦江中之軍艦六七艘，亦同時向吳淞方面開炮，上午十時許，我方駐防蘊藻浜一帶之第十九路軍翁照垣旅，即在裏揚旗防線內迎頭痛擊，敵軍第一次衝鋒，即被我擊退，十二時餘，復有第二次進攻，我軍竭力抵抗，激戰極爲猛烈，記者適在吳淞張華浜海關河泊可署，其時敵軍最前線在兩路工廠之東蘊藻浜車站，西揚旗，甘家橋，軍工路，糧米站一帶，甘家橋有不少草棚，已被敵兵焚毀，炮火初不甚猛，至下午一時許，復有敵艦三艘，開至助戰，而炮火漸趨劇烈，河泊司署方面，流彈飛來甚多，記者以該處係在火線之內，危險異常，遂於下午二時許，離該處返滬，其時雙方激戰，較前更爲劇烈，敵軍死傷不少，我軍仍堅守原陣地，兀不爲動，記者遠望吳淞西鎮，已有數處起火，當記者在歸途中，沿途瞥見有敵兵駕駛卡車六輛，滿裝洋松板木，及大批麻繩，先後向東疾馳，大致係因蘊藻浜大橋及鐵路橋已被我軍炸斷，故用以架搭浮橋，偷渡蘊藻浜截擊我軍者，聞我軍司令部，得淞方開戰消息，業已派大隊援軍，開往夾擊。

▲七日閘北之戰

日軍自變更戰畧後，七日集中海陸空軍全力，猛攻吳淞，而閘北方面，日軍逐漸抽調至吳淞，兵力已見單薄；故形勢較和緩；戰事側重於江灣路及八字橋一帶；敵軍於六晚十時，先向我八字橋防地進攻；激戰至一時許，我軍奮勇應戰；將其擊退；七日正午十二時許，敵復以飛機大炮；向八字橋我軍防地；猛烈轟擊；同時並以機關槍、小鋼炮、連續射擊；於此炮聲機關槍密射之下，敵軍即拚命向我軍衝襲，我軍當亦奮起抗敵；迎頭痛擊；一部份且抄其後方；截擊敵方後路；敵始不支，向後潰退；是役戰約一時許；至午後二時；敵復得援軍；又以一千餘衆；向八字橋進攻，大炮猛轟；飛機仍在空中助戰；惟我軍以逸待勞；勇猛應敵；又將敵軍擊潰；敵軍兩次進攻；均遭失利；敵軍作戰者，多數係新來之正式陸軍；故終未肯罷手；復於下午五時左右，二次進攻我軍，其勢尤較十二時二時兩役爲烈；故時敵軍士氣已餒，當進衝之時；一經我軍還擊，發鎗已多慌急狀態；故終爲我軍逐去，綜計是日敵機向我軍陣地擲彈；有百餘次之多；惟爆發甚少；且多落於空

地之上、無甚大損失、又狄思威路方面、敵軍亦有進攻、經我軍應戰後、敵即退去、故未有激戰、

又是日敵軍用坦克車再度衝鋒、詎該坦克車二輛、竟墮入我軍戰壕內、日兵尙圖一再奪回、均爲我軍所擊退、而該車乃遭我軍用炸彈手溜彈所轟燬、日兵終未得逞、

▲敵人稱華軍善戰

上海泰晤士報云、日飛機以炸彈接續轟擊華兵陣線、華兵或無自衛之方、且其地位殊難回答日兵野戰與山炮之炮火、然華兵士氣仍壯、其勇武精神、毫未搖動、此卽日水兵亦承認者、六日之夜、日陸戰隊某軍官曾曰、華兵之抵抗力、非常強硬、猛烈之炮火、加於彼等、彼等屹然不動、當其陣線爲炮火所毀時、彼等卽以持來福鎗兵士伏於關口、準備抵抗日兵之進攻、故日兵終不能前進云、又據另一方面消息、守衛關北陣線華兵、士氣極壯、雖屢受炮轟、陣線屢破、然彼第輒由關口衝出、以抵抗衝鋒之日兵、輔助機關鎗、大呼肉薄、華兵經數日之苦戰後、其實力尙能在日兵陣線前鋒地點、作強力之步兵攻勢、日兵爲免犧牲過巨計、已

退回淞滬鐵路東面之舊陣線、

▲慘無人道之日賊

八日上海訪函云、日軍在租界亂捕華人、誣指爲便衣隊、捕後卽槍殺之、或監禁毆辱之、租房捕房得悉、七日特派西捕前往營救、而日兵尙不允釋放、經西捕數度交涉、始釋放一部份、約一百零二人、當由捕房車送楊樹浦利物浦路捕房預備隊駐所收容、以便家族認領、但所救出者、皆已遍體鱗傷、形成半死、據被難者云、吾輩監禁已四五日、祇吃過餅乾三片、每日受日兵用鐵棍毆打、內有一人、因不能受此暴虐、於前日乘隙躍浦、圖謀自殺、不意被一日兵所見、卽將其撈起、並謂自欲溺斃、乃即置於缸內、以水浸之、現已二天、生命甚爲危險、

又字林報云、上海領事團已推出委員三人、由挪威總領事亞爾爲領袖、其任務在與日當道合作、監督此次日海軍所捕之華人、移交工部局各委員、並不行使司法權力、純係慈善性質、七日晚已有虹口等處被捕之華人一百十七名、移交公共租界捕房釋放、捕房接收之後、立卽給與飲食及紙煙、若輩情狀至爲悽慘、據捕房

巡官言、大多數見巡捕後、第一語、卽詢問、爾等是否來槍斃我輩、果爾、則請立刻賜死、免再凌遲受罪、」其中多數已三日未食、驚恐萎頓、甚致有給以西牢中取來之稀粥、亦不能食者、平時偃臥於地、聞啓門聲、則驚極突然躍起、捕房接取後、立派醫官診視、有一人病勢極凶險、立即送往同仁醫院施行手術、又有三人、受子彈傷及刀創、亦分別爲之裹治、據昨夜捕房報告、仍有十一二人、暫留捕房、因受刺刀戳傷甚重、須待今晨加以醫治、其刀創大多數在身旁或臀部、有一小孩、僅三歲、亦受創傷、見醫生爲之敷沃度仿謨、驚極而啼、又匯中西飯店某西崽亦在被釋者中、其人係八日前爲日軍所捕、時猶身着飯店號衣、日軍將其手足細縛六日、腕際繩傷纍纍、又有一華人、在某洋行司賬、因家中藏有萬國商團制服一身、六日前亦在崑山路被捕、兩人見釋後、莫不喜得更生、據被捕者所述、若輩大多數最初拘禁於日本人俱樂部內、嗣卽分押於兩日本人學校中、距今二日前、乘夜移送一駁船內、擠塞艙中、鬪飢欲死、七日晚捕房始將若輩由黃浦碼頭釋出云、又大陸報云、日兵在租界內外所拘之所謂中國便衣隊、昨已有七十九人、移交公共租界捕房、工部局已派定挪威總領事亞爾工部局律師博良意人羅斯英警察法庭

副審官瓊思四人爲調查委員團、盤詰此釋回諸華人、工部局之舉派委員團、蓋因各方面之請求、向日當局交涉、索回所拘之華人、以免慘遭鎗決、該委員團定於今日盤問諸人、俟詢姓名職業及被疑之情形後、即將公布、俾家屬前往認領、諸人且將留影備查云、

▲日兵數目之調查

以上序述滬戰、自一月廿八晚起、至二月七日止、共十天、究竟日兵數目、截至七日止、共有多少、當爲閱者所願聞、茲據調查所得列下、

(一)在一月廿三日以前、日本派來海軍一幫、卽第一遣外艦隊、此幫艦隊共有巡洋艦四艘、一、安宅、二、平戶、三、常盤、四、浦風、而以安宅爲旗艦、其司令官卽鹽澤中將、陸戰隊五百名、

(二)一月廿三到第二幫、巡洋艦大井、二等驅逐艦萩、藤、薄、葛、號、特務艦保津、(均由吳軍港開到)航空母艦能登呂、共七艘、陸戰隊五百人、

(三)一月廿八到第三幫、卽第一水雷隊、旗艦夕張、(艦長齋藤)驅逐艦皋月、水無

月、文月、長月、(卽廿二隊驅逐艦、司令官木幡)三日月、菊月、夕月、望月、(卽廿三隊驅逐艦、司令官鈴木)如月、陸月、卯月、彌生、(卽第三十隊驅逐艦、司令官原顯)共十二艘、陸戰隊四百名、

滬戰由二十八晚開始、其時日艦在滬者共二十四艘、陸戰隊一千四百名、另有水陸飛機二十架、退伍軍人在虹口而帶有槍械者約二千名、日本恃此兵力、竟欲嚇退中國之兵、搶奪上海、可謂野心極矣、

滬戰開始後、日兵又陸續運到、

(四)一月三十日卅一日到第四幫、巡洋艦四艘、水雷艦四艘、航空母艦加賀、鳳翔兩艘、共十艘、特別陸戰隊七千人、

(五)二月六日七日到第五幫、巡洋艦龍田等四艘、此次運到特別陸戰隊三千人、陸戰隊指揮官植松少將六日到、替代前指揮官駿島、司令官野村中將七日到、替代前司令官鹽澤、

此兩日除運到陸戰隊外、另有陸軍數千人、日兵自二十八晚啓霧後、連日被蔡部懲創、陸戰隊之無用、已暴露真相、故此日政府決派陸軍增援、據路透社一日東

京電云、陸相海相外相一日會商、決定派陸軍一師赴滬、以代陸戰隊、此議須由明日閣議核准、始能有效、後果經閣議核准、即於四五日動程、故六日以後、日陸軍分幫到滬、截至八日止、日陸戰隊共有一萬一千四百人、陸軍約有八千人、合計海陸軍二萬人、兵艦則有三十八艘、飛機亦增加數十架、其他軍用品亦陸續運到、其詳則不可知矣、

▲十九路軍數目之調查

日軍方面之數目、既如上述、至於十九路軍方面之數目如何、則開戰之始、十九路軍在閩北者甚少、其首先與日軍接觸者爲七十八師之一團、該團長張君嵩、據所談初時閩北兵數如下、

張團長云、敝團成立未滿三月、多係新兵、初由江西開駐崑山太倉等處、正加緊訓練、上海閩北、原係財政部稅警第二團駐防、後該團奉命改編、敝團始於一月六日、由太倉移來接防、第三營駐閩北、第一二兩營駐大場鎮、兄弟并奉淞滬警備戴司令、委兼上海軍警團聯合辦事處主任、指揮北站憲兵一連、鐵道砲隊一

排及警察第三六兩隊；與各保衛團等兵力、負闢北治安完全責任；自一月二十日、日浪人縱火焚燒三友廠後、兄弟爲維持闢北治安起見、乃調駐大場之兩營增防、並在華租交界處、沿淞滬鐵路一帶之寶山路、虬江路、橫浜路口、廣東路口等處、裝置防禦工事、嚴密戒備、以防日浪人暴動、至念八晚十一時三十分、忽據報日海軍陸戰隊陰謀佔闢北、乃一面急調第一二兩營、由北站至青雲路一帶防禦、合共兵力不滿千人；一面秉承我蔡軍長區師長翁旅長等各高級長官指揮；至十二時、我軍佈防尙未完畢；日陸戰隊已傾全力來攻、并以鐵甲車十餘輛、電單車五十餘架、炸彈隊、機關鎗隊等、分向我防線猛力衝犯、共有五六次壓迫、情勢殊爲危急、幸我官兵人人死力抵抗、卒將日軍擊退云、據此、則當晚十九路軍在闢北之兵力、不過一千人而已。

至於十九路軍之全數、總共三師、六十師與六十一師爲老兵、七十八師爲新兵、六十師原任師長蔡廷楷、蔡升軍長；則以旅長沈光漢爲師長；六十一師原任師長蔣光鼐、現改任毛維壽；七十八師爲原日教導團擴充、師長區壽年；三師總共二十團、兵數約三萬、半爲粵籍、半爲外省籍、未戰之前、七十八師駐滬、除闢北外、

分駐江灣吳淞龍華等處、六十師與六十一師則分駐於沿滬寧鐵路一帶以至南京、戰後、始陸續調到滬、然以三萬人而兼顧十八英里之防線、日兵豕奔狼突、禦之固不容易也、

▲翁照垣之談話與義勇軍之組織

十九路軍人數雖僅得三萬人、但有義勇軍加入、義勇軍約有一萬人、當滬戰未起之前兩星期、蔡廷楷憤蔣中正張學良之不肯調兵恢復東三省、而十九路軍之全軍又不能擅自帶出關、故此擬辭軍長、而另組義勇軍、率之出關、與日作戰、爲遼西義勇軍之聲援、當時十九路軍各將士願從之者甚衆、各學生附入者尤多、義勇軍方在組織中、而滬戰忽起、蔡之辭職不成、於是仍率十九路軍應戰、而義勇軍則加入、當時負責指揮義勇軍者、翁照垣也、

翁氏爲廣東惠來人、現年四十歲、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旋留法學習航空、畢業後、經英德意諸國考察航空、其本身實爲一極精幹之飛行家、去年歸國後、任廣東省保安隊第四團團長、七日調升黨府警衛軍第二師第四旅旅長、旋調七十、

八師一百五十六旅旅長、此次任爲前線總指揮、兼義勇軍主任、與日軍激戰、俱親臨前線指揮、茲述其談話如下、此次與日軍作戰、屢戰屢勝、非我十九路軍之力量、實民衆之力量、民氣即是士氣、民力即是軍力、觀諸數日來閩北民衆、爲我軍炊爨服務、爭先恐後、此語益可徵信、在昔我國人常以日軍可畏、謂日軍一人可當我軍十人、此種觀念、殆已普遍而深入人心、乃證諸日來戰事、則適得其反、不僅日軍未能以一比一、反之、我軍能以一敵數、打得日軍屢戰皆挫、足見我國軍氣之強旺、近蒙各界慰勞、並犒需品、却之未敢、受之有愧、謹代我前線將士、對各界同胞、致最誠懇之謝意、此後當更本初旨、努力殺敵、無論犧牲至何程度、必須流血、到最後一滴、以保我中華國土云云、

因序述十九路軍之義勇隊、附錄關於義勇隊之文一篇、此文是趙鼎元送蔡廷楷率義勇軍北上者、即在滬戰前之一星期、今率軍北上之事雖不果、而滬戰則已成、錄此文、以見蔡氏之蓄志抗日也、

歡送蔡廷楷率義勇軍北上

(趙鼎元)

十九路軍長蔡廷楷氏、近因國難日亟、自動辭去該軍軍長職守、另行集合素有軍

事訓練愛國青年、組織西南義勇救國軍、統率北上、共赴國難、關於服裝軍實等項、現正從事準備、在最近期間、當可出發云云、

嗚呼、自九一八以來、已百有餘日、中央僅有運用外交收復失地之空言、握軍符者亦祇知節節撤退、貫徹和平之旨、然一班有血氣心肝者、未嘗不痛哭流淚、投筆奮起者也、故初則有馬占山將軍之異軍突起、疊挫強敵、吾人僻處天南、每爲之感泣、踴躍輸將、又不禁竊歎吾國軍人、如馬占山將軍其人者不數數觀也、及張學良氏錦州之軍既撤、乃有黃顯聲熊飛諸人、率數萬義勇軍、轉門喋血、以急國家之難、他若綠林豪客、小白龍蓋三省等、無不奮其餘勇、與矮寇相周旋、今日本欲乘攻錦之餘威、直下熱河而不得者、東北義勇軍之力也、嗚呼、亦壯矣哉、

義勇軍絕非國家常備軍可比、臨時集合、餉械兩缺、其所以能禦飛機大砲而無畏蕙之態者、徒以有精神上之大義、與肉體上之大勇耳、此所以吾人日睹義勇軍之戰績、感其忠誠而悲其獨木之總難支大廈也、

是故吾人如尙愛國家、則對此忠勇之義勇軍、必須加以實力之援助、以畧舒其奮

門之痛苦；所謂實力之援助者何；一曰餉械之補充；二曰生力軍之急輸；對於第一項；時事新報已商由銀行界進行；吾人必須努力捐輸；對於第二項；不得不屬望於有血性軍人矣；此吾人所以聞蔡廷楷氏北上決心、而雀躍二百也；氏爲粵中名將、勤共諸役、數立軍功；今乃棄其軍長之尊、雖有陳銘樞氏之勸阻、而絕不返顧、而後知蔡氏決心之堅、絕非「開大砲」以沽名釣譽者、可比擬也；倭寇深矣；國難急矣；東北義勇軍；急待生力軍之援助；救此義勇軍、卽所以救東北；救東北、卽所以救中國也；他日如中國不亡、而有修國史者、民族英雄、捨馬占山黃顯聲熊飛諸人而外、尙有蔡廷楷其人、不亦盛哉；蔡氏將北上；余馨香祝禱其成功；

▲八九十日吳淞之戰

日軍自六日晚再攻吳淞；以新運來陸軍參加作戰；激戰兩晝夜、死傷無數；八日更大調部隊約九千餘、分途向吳淞猛攻、飛機大砲同時動作、我士氣振奮；敵軍無法前進；我繼派部隊向敵左翼進攻；日軍死傷約千名、爲開戰來空前大勝；以蘊

藻浜戰區爲最激烈、我方因取守勢、死傷不及百、日軍恐我軍伏於民房、將寶樂安路房屋放火燒燬、日鐵甲車受損者有三四輛、飛機仍在砲台附近擲彈、我方建築物質上之損毀極多、永安紗廠、中國學校、同濟工廠電氣間、中大醫學院、及附近民房均起火、焚燒全盡、但日軍之陸戰隊戰術甚劣、且爲水道所阻、進展甚難、現向東北圖趨楊行鎮、迫獅子林砲台之後、惟此方我有重兵、不容彼進、且彼離江岸愈遠、失却掩護、作戰當更感不易、同時日擬利用小船塞河而渡、爲浜北我機關槍砲火所阻、此八日晨至下午六時吳淞方面之大略戰況也、是日之戰爲野村中將接替鹽澤第一日出馬、即遭失敗、日軍之氣益衰、

又七日下午以後、日軍在吳淞戰敗、日方亦自認損失、是日、日海軍少將植松、先率陸戰隊一部由軍工路出發、原由淞艦派陸戰隊五百名登陸、先行開火、植松一部再出而截擊、不意植松部先到蘊藻浜、即與我軍相遇、該處有一小浜、我軍於第一道壕作戰、旋佯敗、植松等遽進、遂陷入圍中、受猛烈炮火、死亡甚多、後路斷絕、待另隊陸戰隊到時、已不能救、我軍復回第一道壕、植松於深夜逃回、九日、日軍以兩次總攻皆失敗、故須休養、是日遂不復死戰、惟晨間曾以二百人

偷渡蘊藻濱、冀進吳淞、當其偷渡時、并以大砲遙爲掩護、我軍力拒之、并抄其後方、日軍終不得逞、下午日陸軍又率鐵車隊十八輛、卡車八十餘輛、欲衝進、復被我軍迎擊、乃沿軍工路退至滬江大學附近掘壕固守、

十日、日艦七艘、載日軍三千餘人、仍偷渡蘊藻濱、希圖襲擊我軍後方、我軍退後十餘里、日軍長驅直入、結果被我軍包圍、敵方損失極大、三千人幾於全數覆沒、是日、敵艦終日以重炮轟擊吳淞砲臺、至下午四時後始止、

▲八日開北之戰

八日、天陰雨、日飛機受阻、開北方面午前日軍發二十餘砲、正午起連續砲擊、日軍千餘名、由西寶興路向我軍進攻、野砲手溜彈同時施放、雙方激戰兩小時、日軍衝入、我分途退却、日追擊、我伏兵四起、彈如雨下、日軍退却不及、被我截擊、殺傷約七百餘名、爲數日殺敵最痛快之一幕、日軍退回天通菴之北、砲火未停、五時半後、復有密集之機關槍聲、七時、日軍五百餘再衝鋒、被我包圍殲四百餘、十一時一刻、砲聲及機槍聲又起、約十分鐘始停、

又此次日僑最活動者、爲在鄉軍人、浪人、青年團等合組之吳友團、內分運軍、偵探、便衣三組、

聞北因戰事與轟炸結果、約四分之三已成灰燼、

九日聞北無大戰、祇有敵機六架、亂擲炸彈、在光復路被擊落一架、敵機師三人斃命、另有一架、在真茹被擊落、

▲敵軍死傷之數與蔡部之神勇

關於敵方死傷之數、據其報告、自一月廿八晚開戰始、至八日止、死者二千零三十五人、傷者四百五十三人、合計二千四百八十八人、其中軍官亦不少、但此數據敵方自報、未必確實、敵方死傷必不止此數、可斷然也、

又據日本新聞之紀載、如上海每日新聞云、日軍五日總攻擊後、仍不易進展、致遭未曾有之慘敗、市川中隊與池田小隊損失甚大、池田且受重傷、兵員瀕於全滅、又云、橫須賀戰車隊二曹小園榮藏爲手榴彈所傷、中隊長整田惠助彈穿胸腹、均有性命之虞云、又日本新聞聯合社五日報告、華軍野砲射擊甚準確、數日以來、

日陸戰隊司令部被擊中十餘次、華軍殊不可侮、日軍鐵甲車衝鋒時、華軍則沉默不應戰、及日軍認爲無妨碍而前進、卽被華軍在鐵甲車後衝出、此種無敵的戰法、實使日軍死傷甚多云、是則日軍之敗、日方亦不諱言、然其要因、端在粵軍出神入化有以致之、因此次粵軍作戰、固富於經驗、而其善於隱伏、捷於截擊、及不畏敵彈飛來、與不須指揮而能殺敵致果、確爲日軍夢想所不到、而且對於追敵與應戰往往似有特別技能、尤其在鏖戰之中、不思用膳、以固陣綫、故滬人稱之爲錢脚夜眼神仙肚、又被傷兵士、其輕者到後方裏創痕後、便回前綫、醫囑以應稍休養、皆掉頭不顧、亦有子彈在身上拔出後、休養一日半日、亦立返前綫作戰、聞更有一兵士、被敵彈毀其一手、仍不肯退、謂尙有一手足以開槍殺敵、直至飲彈而死、此等士氣、固誠可用、然亦可見兵士恨日之深、斯其作戰非肯率爾動作也、反之日方兵士、戰法殊覺愚拙、進退又不靈捷、據日方軍訊、日軍自開戰以至二月之八日、計耗去槍砲彈價逾三百萬日金、其餘喪失飛機大砲鐵甲車等、猶不在內、而其結果、不過能在租界登陸、及任意殘殺華人與縱火焚燬各房屋而已、是日軍苟無租界爲根據地、則早被我軍將之消滅、故我軍視日軍、都指

爲三武鷄五、來若干死若干；我方並不畏懼云、

▲十三日吳淞之戰

十一十二兩日、均無大戰事；十三日、敵軍大隊向吳淞總攻、三次偷渡蘊藻濱、第一次在四時許、天方破曉之際；第二次在七時許、每次均發烟幕、用數百人偷渡、均被我軍擊退、第三次在十時、其時雪花紛飛、敵陸軍千餘人、藉煙幕彈之掩護、竟被偷渡蘊藻濱、在北岸曹家橋登陸、當時情勢異常緊張、敵軍抱必死之心、努力向我防線衝擊、我軍奮勇應戰、並急調後方援軍、全部參加作戰、取大包围勢、敵頑強抵禦、不稍示弱、我軍以此戰爲吳淞之生死關頭、竭全力搏擊、敵突圍凡十餘次、均不得逞、雙方肉搏、喊殺之聲、遠近震動、敵軍復在隔河以重砲轟擊援助、戰至下午四時後、敵死亡枕藉、已力竭聲嘶、然猶作困獸之鬥、延至九時四十分、始全部解決、是役也、雙方混戰肉搏達十二小時、實開吳淞中日劇戰之新紀元、卒賴我軍將士用命、士氣奮發、始博得最後之勝利、殲此頑敵、

據龍華警備司令部捷報云、今晨起、敵約二三千人、在曹家橋紀家橋一帶偷渡、經我毛師派部迎頭痛擊、激戰終日、迄晚間九時四十分、卒爲我擊退、敵傷亡千餘人、謹此捷報、淞滬警備司令部叩元亥印、

又據某參謀述是日劇戰之真相云、十三日晨八時許、敵藉烟幕、在曹家橋方面偷渡、幸我軍發覺尙早、敵不及構築陣地、自九時戰至下午四時許、我軍繼續作猛烈之衝鋒、敵雖勢漸不支、然敵方之機關鎗甚衆、頑強抵抗、使我方頗蒙損失、營長李榮熙陣亡、李營長爲台山人、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而練兵極嚴、在江西勦赤時、頗著戰功、今不幸爲國殞身、惟敵方損失亦鉅、末後竟勉強招架而已、是夜、張炎副師長率部兩營、以手榴彈往襲日軍宿營地、砲聲一起、敵軍即亂竄潰散、毫無抵抗力量、惟恨當時蘊藻浜適值潮退、水僅及膝、致一部份潰散之日兵、得以涉水而逃、不獲盡數殲滅、至爲可惜、然此役而後、日兵對華兵、益畏懼矣、

▲十三日開北之戰

開北方面、十日無戰事、十日晚七時日兵由寶山路衝進、槍砲聲極密、同時寶山路以北至虬江路一帶、房屋被砲彈焚燒、火光燭天、至十一時始熄、是夜日軍仍被我軍擊退、十一日、無戰事、十二日、雙方聲明停戰、將戰區難民救出、由萬國義勇隊率救護人員前往救護、救出難民數千、至下午四時、日軍又發砲攻擊、平均每五分鐘發一砲、其砲兵陣地在虹口公園、並間前線之鋼砲、均以開北及麥根路太陽廟一帶民房爲目標、入夜尤密、九時後、日兵乘機偷襲、天通菴虬江路等處、均有激戰、被我軍擊退、日兵傷亡二百餘、十三日晨八時許、日兵千餘名、利用飛機擲彈、大砲掩護、及後方生力軍之補充、又向虬江路、新民路、天通菴路、青雲路等處我軍前哨綫總攻、當時雨雪紛飛、我軍即在雪中奮起抵禦、雙方各用野戰炮、鋼砲、機關槍、掩護掃射、日飛機亦出助戰、希圖擾亂我軍後方、未幾即被我軍高射砲擊退、我前綫各將士、在敵陣中衝入殺出者數次、至十時許、敵軍不支潰退、我軍防線、堅如鐵壁、僅二十餘人受傷、日兵傷亡甚鉅、

▲十四日江灣之戰

自二月三日以後，日賊猛攻吳淞砲臺之計劃；着着失敗；故自十三日起，略變更計劃，放棄海陸空軍大攻吳淞之拙舉，改向吳淞江灣間進攻；其計劃欲斷我軍吳淞與閘北之聯絡也，十三日蘊藻浜之役，實分三路進攻，一路自晨拂曉五時許起，由蘊藻浜渡河，襲曹家橋；一路由張華浜於七時許襲侯家木橋；另一路則於晚十時許，由殷翔路上端及體育會路夾攻引翔鄉萬國體育場；其在蘊藻浜與侯家木橋兩路均被我軍擊退，惟體育場一路被其襲擊，至十四日晨始收復，茲將十四日之戰訊錄下：

十四日晨七時，由江灣派兵五百餘名，向萬國體育會跑馬場敵軍陣地進攻；敵軍初猶頑強抵抗，戰約一小時後；我軍改換陣勢，分路向敵軍前後中三部猛攻，卒將敵軍擊散，但敵兵尤圖困鬥，乃為我軍分部圍擊，敵軍勢始不支，至十時三十分左右，敵兵已傷亡過半；退出佔據地；我軍即進據跑馬場，此役敵兵傷亡百餘名，我軍獲戰利品，野砲八尊，機關槍步槍及輜重品無數，並搜獲敵軍重要文件數包，現我軍正向軍工路推進，截斷敵軍後路；分兵夾擊云、

又訊，日軍以三路重兵犯我；一趨吳淞；以張華浜為根據地；一攻閘北；以日本

中部小學爲根據地、一攻江灣、以萬國體育場、卽跑馬廳、爲根據地、而江灣處吳淞開北之間、爲兩路策應之地、自萬國體育場被佔後、日軍卽在此架設重砲、向兩路轟擊、掩護部隊之進攻、十三晚蘊藻浜方面之我軍解決偷渡蘊藻浜之陸軍一千數百人後、乘勝衝過張華浜之北、同時虹鎮方面之我軍亦在東南響應、遂會同夾攻江灣跑馬廳、初時日軍以重砲向我軍猛擊、我軍行近、砲遂失其效用、而各方援軍、又爲我軍隔絕、跑馬廳乃由我軍重重包圍、日軍作困獸之鬥、經十二小時之久、至十四上午始行克復、截獲戰利品甚夥、斃敵亦多、大隊敵軍退至西體育路持志中學附近、

▲十四日以後吳淞之戰

日軍自經十三日曹家橋之大創後、猶不甘心、復於十四晨一時許、再派大隊至曹家橋、希圖在重砲掩護之下、渡蘊藻浜、我軍乘新勝之餘、士氣振奮、當卽渡河聯合、在紀家橋東唐家橋方面之我軍、向敵軍挺進、雙方激戰、至晨三時許、敵兵不支、向後潰退、我軍遂將南泗塘河以西之原有陣地恢復、是役敵又死傷甚衆、

上午八時至九時間、在淞口方面之敵艦、不斷向淞鎮開砲轟擊、約有百餘彈之多、致鎮中東昇路文昌路一帶、有數處房屋起火、十時許、復有敵機六架、自口外洋面飛起、向蘊藻浜我軍陣地擲炸彈十餘枚、下午二時前、敵機二架、仍不時往還、高飛偵察、據在江灣東六里許之侯家木橋鄉間逃出之難民稱、該處及高境廟一帶、已於十三日上午起、發現不少敵兵、可見在張華濱方面之敵軍、已將陣綫自紀家橋延長至侯家木橋高境廟等處、而與在江灣與閘北方面陣綫聯接矣、

十五日晨六時起、日艦七艘、在三夾水洋面、向吳淞砲臺開砲轟擊、至下午一時始停、共發百餘砲、我方並未還擊、至蘊藻濱正面之敵、並無劇烈戰事、因敵軍分三路進攻失敗後、死傷過衆、已無力再行反攻、前日有大批陸軍約兩萬人運到、運至前線後、尚未佈置完竣、故是日各防線、均沉寂、祇有飛機擲炸而已、

十五日上午十時許敵機四架、自滬飛出、至寶山羅店鎮、擲有炸彈十餘枚、均落該鎮四週附近田間、寶山各機關、自吳淞戰事起後、即遷至該鎮辦公、吳淞居民之逃往該鎮者、亦頗不少、敵機擲彈後、全鎮大起恐慌、商店當即紛紛閉門、居民相率扶老携幼、向嘉定遷避、秩序異常紊亂、敵機至十一時許、始離該鎮、向

東飛去、吳淞東鎮東昂路文昌路廟弄高家場南昌路一帶市房數百幢、於正午十二時許、被敵機擲硫磺彈、頃刻間起大火、蔓延各處、迄晚未熄、

楊行胡家莊一帶、是日亦有敵機擲炸、楊行在吳淞之後、離吳淞可十餘里、自日攻吳淞後、因江灣閘北均有日軍踪跡、自滬至淞、多抄後路、假道大場劉行楊行而往、近因形勢緊張、楊行亦劃爲戰區、紅十字會車至吳淞者、駛至楊行而止、十五日下午七時許、敵軍又用大砲掩護、向蘆藻濱南泗塘河、直向紀家橋全綫我軍猛攻、同時泊於張華濱之敵艦三艘、發射探海燈、探照我軍最前線陣地、使我戰士目眩神迷、並有飛機數架、黑夜環繞天空、亂擲炸彈、我軍憑河堅守、敵軍終不得逞、雙方激戰終宵、至十六晨二時許、敵軍砲火益形劇烈、同時敵復派騎兵多名、在西唐家橋附近、人馬脚枚疾進、希圖包抄我軍後方、詎在該處、伏有我軍五十餘名、携有機關槍三架、當敵騎馳至、卽被我軍開放機關鎗及手榴彈掃射、敵騎毫末戒備、敵兵及馬匠、盡被我軍殲滅、雙方激戰、至晨七時許、敵軍不支敗退、是役我軍奪獲戰利品甚多、

敵軍數次向我吳淞要塞總攻、均遭失敗、故十六十七兩日來、一面等待援軍、一

面在張華濱附近一帶、趕築防禦工事、聞已在張華濱附近趕築砲臺一座、四圍用水泥造成、上架大小砲各數尊、砲口對準蘆藻濱陸家宅兩處、又張華濱車站西軍工路之左邊、自十六日起、設有野砲七尊、砲口亦向西北方面、敵軍之前敵指揮官均在車站附近之民房內、又據張華濱西唐家橋逃出之居民云、日軍現駐重兵於肇家濱丁家橋一帶云、預備援軍齊集後、再行大舉進攻、故兩日來僅開放大砲及機槍、並派遣飛機偵察擲彈、有時亦以小隊步兵襲擊、並無大戰、但結果終被我軍擊退、軍艦現均停泊吳淞口外及白龍港一帶、每日在潮水高漲時、即向我開砲、但我軍在防綫內靜守、毫不爲動、同時非待敵軍進到相當地點時、決不消耗一彈也、停泊寶山東門外海面之二日艦、十七日上午、突向寶山方面開放大砲七八發、轟擊城市、吳淞鎮大火焚燒二日一夜、直至十七晨一時始熄、東鎮南昌路、廟弄、文昌路、等處市房、均已化爲灰燼、七區公安總署、自敵進攻蘆藻濱、遷至楊行暫駐、

▲吳淞七大學皆被摧殘學生大半失蹤

據二月十六日之報告、吳淞方面、共有七大學、被燬於日兵砲火之下、共有學生

四千餘人、大半失蹤、損失最大者爲同濟商船水產中國各大學、三數年內、恐不能恢復原狀、我國文化機關、遽被日軍蹂躪如此、誠可謂創深痛巨也、茲錄調查所得如次、

(一)同濟大學 在吳淞鎮北二里、學生六百二十餘人、電氣間、生理學院、材料試驗室、中學部教授室、及全部宿舍、正在建築中之中學教室等、盡被日砲轟燬無餘、學生有四百餘人不知下落、全校六十餘工人、失蹤者亦有三十餘人、此校本係德人創辦、經我國收回、以醫科爲主、

(二)商船學校 在吳淞砲臺灣、學生三百五十餘人、係黨府交通部創辦、課程注重商船駕駛、河海測量、機器修理等、意在造就航海之專門人才、今被日兵用大砲全部轟燬、除斷垣焦壁而外、一無所存、學生之失蹤者、亦在半數以上、

(三)水產學校 在吳淞砲臺灣、與商船學校相接近、學生三百餘人、課程係注重捕撈水產、以及水產物之化學製造等、意在培植採撈海產之專門人才、日本在三數年來、屢屢向我國沿海偷捕海產、故對於我國之水產學校、異常嫉視、在日兵登陸侵入砲臺灣之初、卽首先搜捕該校學生、并用大砲轟燬該校全部、目前已一

無所存，學生失蹤者甚多、

(四)中國公學 在吳淞砲臺灣，共有學生二千餘人；全部校舍，有十分之六已被日兵砲燬，寄宿舍之學生逃出一大半；尚有一小半不知下落；損失總數；不在同濟大學之下；以上數校，爲受創最大；損失最重、

(五)中央大學醫學院 在吳淞鎮車站之旁；學生四十餘人，爲中大醫學之專門研究處，現時該院門窗，已被日兵槍彈打成蜂窩一般；內部情形；不能查悉；損失當在半數以上，學生在事前離校；幸未遇難、

(六)勞動大學農學院 在寶山路附近，離吳淞十餘里，日飛機前往擲彈數次，校舍被燬一部分，因離戰區稍遠，損失尙不甚大、

(七)勞動大學工學院 在江灣車站旁，正是戰區中心；全校已被燬；學生之失蹤者；有半數以上，此外尙有一吳淞中學校；在吳淞鎮上，共有學生二百餘人，被日飛機投彈數次，損失尙少，惟大中學生，不知下落、

▲十日以後開北戰事

十日、日間無戰事、惟有飛機時來滋擾；上午十時、有五架在青雲橋擲彈；我空軍楊隊長駕起大號戰鬥機一架應戰、飛高於日機之上、用機關槍向下掃射；交戰約二十分鐘、日機不支、向東疾駛圖遁、中有一架、業已受傷；下墜於青雲橋之南、日機師二人、一已斃命；一則折斷一足、猶握手槍向我軍射擊；作最後之掙扎、當經我軍迎擊、將其擊斃；晚上七時、砲聲隆隆、機關槍與步槍聲；密如連珠、至八時五十分始停；據調查所得、係大隊日軍在砲火掩護下；由福生路向寶山路我軍防線進攻、我軍待其迫近；即以機關槍掃射；戰約一小時半；日軍不支而退、我軍追擊至虬江路北四川路口；同時在寶山路以北至虬江路間一帶房屋、中彈焚燒、火光燭天；至十一時；始漸熄滅、

十一日亦無戰事、惟敵機到處擲炸；公共租界內麥根路之永安紗廠、亦被炸傷男女工數十人、南市及兩租界是日被炸者凡數十處；不祇鬧北而已、

十二日上午因雙方停戰、救出戰區難民；故上午稍安靜；入晚後、雙方又用砲轟、九時後、發生激戰、在天通菴路虬江路等處；槍聲連續未斷；大砲機關鎗迫擊砲手榴彈密發、鋼砲亦頻頻施射；聲震全埠；激戰之烈、爲發生戰事後之第三次、至

十一時、槍聲漸稀；惟砲轟仍未輟；大都係鋼砲；至十二時始稍殺；日兵傷亡達二百餘名、因日兵曾屢次向我軍陣地衝鋒之故；我軍陣線、一無變動；

十三日、敵軍因十二晚進攻失利；乃重調生力軍；至前線補充；晨八時許、下令續向我軍防線總攻、於是虬江路、天通菴路、新民路、青雲路、又復先後發生激戰；同時日飛機八架、擲巨量炸彈五枚；落在麥根路區及湖州會館內；較輕炸彈、約有五十餘枚、我軍用高射砲轟擊日機；日機紛紛逃避、折回真茹；中有一機、被我軍擊落；

十四日至十七日、均無劇烈戰事；因敵方傾力於吳淞方面；未暇顧閩北也；連日敵方祇用飛機騷擾、大炮轟擊；閩北廬舍；遂爲敵軍砲火下之犧牲品、損失不可估計、我軍無飛機以報之；殊可痛憤；大砲亦不足用；且顧全租界、投鼠忌器、故迄未以重砲還擊、至十六晚敵砲隊挑釁不已；我軍忍無可忍；爰亦發砲還擊；雙方砲戰至十八晨八時始止、敵方亦損失奇重、

日機擲炸、最殘酷者、竟向災民收容所下手也；據水災救濟會總幹事辛博森報告云、閩北災民收容所、截至一月廿六日爲止；共有災民一萬零三百九十九人；職

員四十九人、一月廿九日：日軍第一次砲擊開北之後：災民逃走者二千人；留而未去者在八千人以上、二月五日收容所被日本飛機轟擊炸死婦孺各一名；受傷者四人、大部份災民因此逃逸；其遺留收容所者：爲數不過數百；次日日飛機又轟炸收容所、事後察出災民屍骸四十八具；其中大半爲患病正在醫治者；二月七日日機又來投彈、收容所內災民至是遂完全搬出；當照料人員方擬離去時；日本飛機忽又飛回、重擲一彈；將收容所左近之房屋炸毀；鄙人曾向日本總領事提出抗議書、謂此種舉動、似無必要；且決不合於人道；鄙人並謂居住收容所之人；均係水災區域流離失所之災民、向此等地方施以攻擊；在軍事上實無任何利益；其惟一結果、僅使五十多名完全無辜之人犧牲生命而已、云云；觀此可證日賊之殘暴行爲；

▲江灣形勢日趨嚴重

處於開北與吳淞之間者爲江灣、日賊初時向開北進攻；以爲一鼓可下、既受挫折、乃轉而攻吳淞、又受挫折、則變更戰畧而攻江灣；欲斷開北吳淞之聯絡；其情形

已序述於上文「十四日江灣之戰」一段；但戰事之移於江灣；則不自十四日始；十日以前，闖北戰事由北四川路一帶移往虹口公園附近；東起狄思威路；沿江灣路；經天通菴路；青雲路；北達體育會路爲終點；敵軍大部份、集中於虹口公園、在虹口公園之西面轉角處、敵軍配有野戰砲數門；鐵甲車及騎兵等；亦多集中於此；十日、雙方除以遠距離之砲戰；及敵軍以飛機向我襲擊外、上午九時許、已在江灣路體育會路附近起戰、及於距離該路五百碼持志大學左側；及虹口公園西北角之露天游泳池後面、日軍有鐵甲車兩輛；士兵數百名；激戰歷一小時；日軍不支而退、鐵甲汽車、於急馳圖逃時；有一輛馳落壕溝中；爲我軍砲火所毀；并斃敵兵數十名；

是日下午五時、日兵機關鎗隊；衝入水電路持志學院大學部；先用機關鎗；向門警掃射；繼即縱火焚燒；將四層樓可容千餘人之大宿舍二層樓教室大禮堂圖書館膳廳標本儀器室原動室水塔等、全部燬滅、

十一日上午十一時有日機五架飛到江灣鎮北寬橋側投三彈、惟新世紀書局、被炸毀書籍甚多、

江灣跑馬場有馬八九百匹、皆一時精選；適於是晨由萬國體育會決議將諸馬移入租界、諸馬甫離危險區域、卽有日飛機擲下炸彈一枚、將馬廄八所炸毀；

十三日、敵軍搶進江灣跑馬場；十四日由我軍克復、已序述於上文、自是日起、日軍退至屈家橋、十五晨、集合千餘人分三路大舉反攻、靶子場方面之砲隊發砲掩護、飛機助戰、聲勢浩大；我軍取守勢、敵終不得逞；戰至十時許、聲漸沉寂、下午仍時時進攻、晚間又以最新野砲頻頻射擊（砲位在靶子場內）並驅步兵前進、仍被我軍擊退；

十六日又襲擊江灣、亦不得逞；十七日、有佈置總攻之勢、自楊樹浦起、越江灣區至吳淞止之陣線密密佈置、陸軍飛機九架已運登岸上、陣線已向江灣方面擴張、正向跑馬場移動、循翔殷河前進者；已將懸掛美旗之民生鷄場佔據；我軍已將通江灣之各橋樑炸斷、十八日下午一時半；敵新到陸軍二百餘人、至葉家花園南面、向跑馬廳我軍陣地偷進、似欲偵察我軍防線；遇有機會、則卽進攻；當由我軍哨兵傳報後方、派一小隊阻擊；戰約一小時；敵軍因恐我軍包抄、故且戰且退、自是日起、江灣形勢日趨嚴重、似變爲戰爭之中心點矣、

▲日兵新增二萬司令官植田中將

上文曾將日兵數目調查，截至二月八日止，海陸軍合共二萬人；兵艦三十八艘；飛機數十架；但自九日以後，至十八日止，日兵又陸續增加；其數如下：

據上海泰晤士報載稱，日本陸軍精銳金澤第九師團，共二萬人；由植田指揮官統帶，已由十三晚六時三十分，乘運船七艘；由軍艦十七艘護送抵埠；其中一萬五千名，乃慣戰之兵；餘五千名則爲輜重隊醫務隊運輸隊工程隊等；當進口時，魚貫而前，船中燈火俱滅；悄然無聲；如海上之怪物；直至駛近碼頭，始呈生氣；諸兵均在船度夜，擬於十四日晨七八時間登陸；加入吳淞閘北戰役；以充衝鋒隊云；

又據大阪每日新聞載上海柿本特派員電云，此次上海市街戰；因我海軍陸戰隊毫無經驗，行動大受挫折；而中國便衣隊之活躍如猿猴；不易捉摸；航空母艦之爆擊機，無論何處，不能發揮其威力；其後戰鬥艦所發之爆彈，擴大被害區域，彈片飛散租界；因此連日空中爆擊雖烈，但能登呂水上偵察機，絕對不能發展；陸戰隊因

被便衣隊之擾亂，亦束手無策，蓋內地（指日本）所訓練之戰術，與上海之市街戰，大異其趣；我軍之死傷者，遂日漸增加云云，此日本所以增調陸軍之原因也，查日本陸軍一師，有馬兵兩中隊、步兵四旅，每旅有三大隊、野戰砲三十六尊、步兵實力，共九千六百名；內有機關槍隊十二中隊、備重機關槍四十八挺、輕機關槍若干挺，此次派來者，因地勢關係，其組織或更變、

日陸軍既增加二萬人，合前所有海陸二萬人，共四萬人；日艦亦增加十餘艘；內巡洋艦四艘、運輸艦十七艘；連前約五十艘；又新運到飛機三十餘架；又侵佔我國地域，建築飛機場，其地即在滬江大學之北邊，楊樹浦底軍工路東首，僱用白俄，積極建築，刻已完竣；有某外人經過該處，據稱：該場離黃浦江約一里，距楊樹浦路平涼路之交叉口約三百米突，西首係日本紗廠，屋頂均設有機槍及小鋼砲，所有軍火均儲藏其內，飛機場周圍約四百米突，場內停有大號機約四十餘架，小號約三十餘架，大機每架裝有二百五十磅重量炸彈兩枚，小機每架亦裝有七八十磅炸彈三枚，以便隨時起飛，場之四周，均設有機關槍，戒備甚嚴，該場北首（即靠近滬江大學方面）空曠之地，有白俄約二百餘人，正在墊平地面，預備將該場向

北擴充云云、

▲八十八師自動援滬

日賊方面、十日之間、增兵二萬、我國則何如乎、祇得八十八師加入而已、八十八師者自動加入者也、非奉命而來援也、觀其電文措詞、祇言請命殺敵、不言奉命來援、可以證明矣、茲將電文錄下、

各省政府各市政府軍民機關全國同胞各報館均鑒、慨自九一八慘案發生以來、舉國惶惑、世界震驚、遠戍將士感泣時深、而我政府始終本諸和平禦侮之旨、冀求國際之公判、迺者正義尙未得伸、而倭禍愈演愈烈、始而虛言恫嚇、借題發揮、繼而各處慘案威逼而來、既佔我遼東三省、擾我津沽、猶復得寸進尺、不惜破壞和平、蹂躪我萬商雲集之滬濱、封豕長蛇鯨吞之象畢露、濟時等參列戎行、救國具有決心、以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亡國失地、尤爲軍人之大罪、是以疆耗傳來、義憤填胸、五衷欲裂、值此國家存亡關頭、爰本中央團結禦侮之旨、請命殺敵、現已全部開滬、聽蔣總指揮光鼐指揮、誓與我十九路軍親愛將士、死生與

共、以爲中華民族爭固有之人格、圖最後之生存；寧爲戰死之鬼、羞作亡國之民、無滋他族、實逼處此；尙望我各界同胞念祖國之淪亡、痛禍至之無日、凜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之戒、各竭能力、同挽國運、則區區島奴、何足懼哉；仗義陳詞；還希全國同胞垂鑒、師長俞濟時副師長李延年族長楊步飛錢倫體王庚宋希濂同叩、寒、讀此通電、可見八十八師立言之公；全電不染黨色彩；專就國家人民立言；且有「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之戒、列銜亦不及黨部；俞濟時誠有特色、可敬也；所以能真真實實援瀕、與其他軍人空言者不同；吾讀十九路軍電云、「炎黃祖宗之靈實憑式之」、與近年黨人口吻動說「總理在天之靈」者迥別、蔡廷楷蔣光鼐諸人能不爲黨所囿、故能建奇勳；俞濟時亦不爲黨所囿；故能援蔡；同聲相應；是真豪傑；彼尙以「先總理」「三民主義」縛束之者、豈非飛鴻已翔於寥廓、而守者猶羅於藪澤哉；

▲日兵預備大舉總攻

日兵既增至四萬、於是預備大舉總攻；二月十八日下午九時、突以日本軍司令植

田謙吉名義，向十九路軍蔡軍長提出哀的美敦書，其內容，包括六項無理要求，同時並以日總領事村井倉松名義，致吳市長一份，措詞大致相同，茲將通牒原文，錄述如下：

日本司令植田謙吉致蔡軍長通牒，本職基於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之熱烈希望，茲對於貴軍通告左開各件，

(一) 貴軍應即從速中止戰鬥行爲，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以前，將現據之第一線撤退完了，於二月二十日午後五時以前，從黃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連結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及吳淞鎮之線起算，黃浦江東岸由連結爛泥渡，及張家橋鎮之線起算，各從租界境界線，向北二十基羅米突之地域（包含獅子林砲臺）內撤退完了，且在該地域內撤去砲臺，及其他之軍事設施，並不新設之，

(二) 日本軍於貴軍開始撤退後，不行射擊轟炸，及追擊動作，但用飛機之偵察，不在此限，又貴軍撤退後，日本軍僅祇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園之周圍）

(三) 貴軍第一綫撤退完了後，日本軍爲確認其實行起見，派遣有護衛兵之調查

員、於撤退地域、該項調查員攜帶日本國旗、以資識別、

(四) 貴軍對在該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財產、應完全保護之、此項保證如不完全、日方當取適當之手段、

(五) 關於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區域)外國人之保護、容另商議、

(六) 關於禁止排日運動、一月廿八日吳市長對於村井總領事之約諾、應嚴重實行、關於此項、當另由帝國之外務官憲、對貴國上海行政長官、有所交涉、

如以上各項不能實行時、日本軍將對貴軍、不得已採自由行動、其結果所生一切責任、應由貴軍負之、昭和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大日本帝國司令官植田謙吉、致第十九路軍蔡廷楷閣下、

右書真是無理取鬧、彼不致書於黨府而獨致書於十九路軍、在彼意中、已承認十九路軍始有代表中國之資格、不啻中國政府也、至於所謂南京黨府或洛陽黨府、在彼視之實爲日本奴才、無庸致書也、但自一月廿八以來、日軍已與十九路軍戰爭廿日、十九路軍若肯撤兵、早已撤、何待今日致書、植田此舉、豈非滑稽乎、此無他、彼既立意大舉總攻、固弄此狡獪耳、

▲蔡廷楷拒絕要求之談話與市民之沉痛宣言

蔡廷楷接到植田通牒後，置之不理；十九日對報界發表談話云：予自昨晚接到植田司令之最後通牒，要求余率所部向北二十基羅米突而退却，余以軍人守土有責，絕不因日本之恐嚇而退縮，惟余一軍人；始終抱服從守土之責；其他一切；非余職務範圍內所應爲之事，故對植田司令之最後通牒；只好呈明蔣總指揮；轉呈政府核辦云云；

同日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對日軍通牒之宣言云：第三任進攻上海之日軍司令植田謙吉，暨日本駐滬總領村井倉松；同時於日軍向我開戰後之二十一日（即二月十八日）向我十九路軍司令；及上海市政府；致送最後通牒；提出六項條款；忘却上海爲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份；向我防守軍官；及地方政府；要求退去其受命防守之土地二十基羅米突，連吳淞砲臺在內；並撤毀其砲臺；及軍事設施；以供日本軍派遣攜帶日本國旗，及護兵之所謂調查團；進駐其地；同時仍要求嚴重履行吳市長於一月廿八日開戰前之約諾；否則日本軍將採自由行動等語；此等要求；

蔑視我領土主權、及行政完整；欲使我長江門戶之吳淞、歸其管領；匪第握我全國之咽喉、更將對與我通商之世界列邦；加以威挾；我軍事長官、負守土衛國之責、當然執行正當防衛之權；本聯合會僅代表在會八十一團體；暨各團體所屬三百萬民衆、誓以血忱擁護我前線勝利之作戰將士；以與此橫暴侵略破壞世界和平之日本軍閥週旋、雖盡其所有之物資；碎其血肉之軀體；在所不惜；惟橫暴之日本軍閥、其侵略之對象；絕不限於上海；亦絕不止於我中華民國、所望政府、暨各省區統兵長官、以及全國海內外民衆；同時奮起、以撲滅此橫暴之強敵、尤盼世界列邦爲神聖和平之國際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等約章、保持其存在、對破壞各該約章之日本、加以適當有效之裁制；則上海全市民衆、爲祈禱世界和平之犧牲、雖有死之日、猶生之年；謹此宣言；尙希公鑒、上海律師公會、總工會、市商會、會計師公會、醫師公會、各大教授抗日會、等各團體救國聯合會謹佈、

▲二十日大戰開始

敵軍司令植田謙吉、於二十日晨七時二十分、下總攻擊令、以海陸空軍全副力量、

向吳淞江灣闢北全線大舉進攻、我方對於敵軍此次之進攻、早有準備、敵軍進犯時、我方將士、奮勇抵抗、敵軍雖用全力攻擊竟日、結果終被我軍擊退、戰事以江灣方面爲最烈、茲分別紀之如下、

(一)江灣激戰 敵之戰略、側重江灣、欲切斷我軍之聯絡、先以飛機六架、拋擲炸彈、同時以大砲猛攻、萬安橋一帶民房被炸起火者數處、江灣車站附近亦烈焰冲天、八時後、敵兵三千餘、以坦克車二十餘輛爲前驅、猛攻我江灣路西體育會路一帶陣線、當經我軍勇猛還擊、繼以肉薄、激戰至十二時許、敵漸不支、敵坦克車中我軍地雷、立時燬滅四輛、敵方軍心大亂、全部潰退、我軍乘勝追擊、敵死亡枕藉、殲滅約在八百餘人以上、下午一時後、敵二千餘人、一度向該處進攻、一時槍砲聲大作、激戰至爲猛烈、敵自上午失利後、士氣已餒、戰至三時許、江灣路大連路方面、敵軍陣線內忽然起火、敵以爲被我軍襲擊、向後潰退、晚七時後、敵二度來攻、激戰至九時、又被我軍擊退、九時後、引翔港方面敵軍區域、有十三處起火、火光燭天、同時並有十餘輛卡車、滿載敵軍屍體、運往楊樹浦、想見敵軍是日傷亡之衆、

(二)開北激戰 晨七時，日兵首先向開北進攻者，爲八字橋方面日兵，先以大砲向該處我軍防地轟擊，但我軍均伏處戰壕，不動聲色，亦不還擊；日兵乃於九時許，以坦克車十餘輛，步兵二千餘名，向八字橋進攻，步兵均尾於坦克車後，我軍即以機關鎗射擊，迫擊砲隨之，敵兵仍利用坦克車，猛烈進擊，我軍乃拋擲手榴彈，同時敵方飛機，亦在空中助戰，大砲密發，我軍在彈雨之下，益奮勇迎擊，待敵坦克車衝入火綫時，我軍即以手榴彈引發地雷，轟然一聲，敵坦克車二輛，卽爲炸燬，敵兵死傷狼藉，血流成渠，我軍乘勢反攻，敵兵不支，紛向原路奔逃，我軍恐有埋伏，固守原防，祇用步槍追射，至十一時許，敵兵又用砲擊，但均未中的，我軍亦以迫擊砲鋼砲還擊，至下午二時稍殺，三時後，日兵祇在原防線內射擊，不敢前進。

日兵於進攻八字橋後，卽於十時許，向天通菴路我軍防線進攻，鎗砲密如連珠，坦克車屢圖衝破我軍防線，惟我軍手榴彈炸彈，齊集敵兵坦克車上，同時我軍從戰壕中躍出，猛烈前衝，敵坦克車恐受圍擊，亟亟後退，掩護衝鋒之坦克車，乃變而爲掩護敗退之用，敵傷亡者二百餘名。

下午一時許，日兵以八字橋及天通庵路；先後失敗；乃急急抽派陸軍四百餘名；鐵甲車十餘輛，由邢家宅路新民路；在飛機野砲掩護之下；向北站進襲；至寶山路口，敵人驚惶四竄、

日兵既敗於八字橋，又敗於天通菴路；再敗於邢家宅路之後；猶圖作困獸之鬥；於下午五時一刻左右，重調精銳；向我西寶興路進攻；用鐵甲車衝鋒；又爲我軍手榴彈逼退，敵方大砲；頓向我軍轟擊；多中於民房內；且未炸裂；我軍乘勢進擊，敵兵在我砲火威逼之下；傷亡枕藉；我軍仍守原防、

是日日兵以大砲轟擊我軍陣線者，均發自虹口靶子場及狄思威路日司令部方面；但我軍還炮準確，曾予敵兵後方以巨創；狄思威路日兵司令部；被我砲擊燬；炮基轟燬，同時天通菴路我軍飛機追擊；敵砲兵因步兵失却抵禦力；節節敗退；乃亟圖携砲退却，但我軍已追到；當爲我軍奪獲山砲六門；敵司令部；即被我軍佔領、

(三)吳淞激戰 敵軍艦二十艘，於上午八時半；開始向吳淞炮臺進攻；同時飛機二十架，在空中投擲重量炸彈；我要塞守軍；沉着應戰；毫不爲動；敵軍雖盡全

日之時間，但結果仍不能得手、

是日上午、敵軍大隊沿蘊藻濱向我軍陣地進攻、我軍畧與抵抗、向後佯退、敵軍以爲我方放棄陣綫、突進我方陣地五六里、至廟行鎮地方、計有三千人之多、我前線之左右兩方軍士、當即將其後路截斷、此三千敵軍、遂被我包圍、將全數解決、

(四)十九路軍將領通電 是日十九路軍發出通電云、暴日蔑視我國家政府、以挑撥造謠之卑劣伎倆、違反通例、單獨致本軍以蠻橫之最後通牒、本軍惟有以鐵血答覆之、軍人報國、粉身碎骨、是分內事、大戰開始之日、即本軍授命之時、使一卒一彈猶存、暴日決不得逞、惟願全國朝野上下、人人懷必死之志、引偷生苟免爲無上恥辱、團結一致、前仆後繼、則本軍之犧牲爲不虛、伏屍流血之戰士、必含笑於九泉矣、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楷、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師長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副師長李盛宗、張炎、譚啓秀、旅長劉占雄、鄧志才、張勵、翁輝騰、黃固、暨全體官兵同叩、號、

▲廿一日繼續大戰

敵軍此次作戰，注全力於廟行鎮及江灣間之陣綫；敵軍自二十晨開始向該綫進攻時，據外人調查，敵及該處備有大砲一百十三尊，坦克車及鐵甲車共四十餘輛，陸路飛機共三十餘架，全數用於該陣綫上；陸軍兵力約一萬餘人，分正面與左右兩翼三路進攻，其正面配置於江灣鎮東北方，右翼在廟行鎮與孟家宅一帶，左翼在江灣車站東面，近復旦大學；沿翔殷路前進，三路戰事截至二十二日晨，已經兩晝夜之血戰；

正面之敵，自上午十時，積極向我軍陣地衝擊，先以坦克車、機關槍，繼以步槍，復由重砲掩護進攻，向梅園宅、天樂寺，及江灣萬國體育場進逼，我軍態度鎮靜，俟其逼近戰壕時，地雷機關槍同時齊發，而敵之砲彈遂失其效用，敵旅進旅退，衝攻十餘次，死傷無數；至下午四時，力竭停攻；我軍奪獲機關槍二十餘挺，及戰利品無算；

右翼之敵，進攻我孟家宅防線；自二十日起，被我軍包圍，敵苦戰不得脫，至廿

一日晨，敵更以坦克車數輛，排一字形，向前推進，行至距孟家宅我軍陣綫約一千餘米突處，忽有三數輛陷入陷阱，其餘不敢再行前進，我軍由戰壕中衝去，以手榴彈步槍及手提機關槍等，向敵坦克車後尾隨之大隊前進，待相距約二三百米突之時，我軍卽下令衝鋒，一時入混戰狀態，雙方肉薄，血戰數小時，敵終以不支潰退，

左翼之敵，以復旦大學爲中心，時時向我陣綫攻擊，均被我軍擊退，敵騎兵一小隊，中計被包圍，全部解決，敵以引翔港跑馬場爲根據，至下午八時，敵復向江灣跑馬場進攻，肉薄極爲猛烈，經我軍痛擊，激戰二小時後，敵有不支勢，並聞敵司令部已移退至引翔港方面，敵以重砲轟江灣車站，大部經已被燬，

敵三路皆以江灣鎮爲目的，故江灣鎮受砲火最烈，加以飛機擲炸，全鎮有五六處起火，民房被炸者百餘家，炸死及焚死人民亦在數百以上，

正午十二時，持志大學內之日軍，約七百餘人，經我軍光以重砲轟擊，繼以大隊猛衝，雙方激戰至爲劇烈，我軍另一部隊由後抄襲，將敵全部包圍，戰至下午五時，敵七百餘人全部殲滅，

吳淞方面、晨四時許、敵艦七艘向砲臺進攻、同時有步兵二百餘人、分乘鐵壳駁船四艘、由敵艦掩護、駛進蘊藻濱、希圖在蘊藻濱大塊橋偷渡登岸、襲奪我軍戰壕、被我軍發覺、立時以機關槍奮勇掃射、敵不支、隨即敗退、我軍越過蘊藻濱、向敵陣地進攻、至七時許、復有敵機三架、自口外飛來、向砲臺及蘊藻濱一帶擲彈十餘枚、蘊藻濱正面之敵軍、仍用大砲轟擊、下午三時、敵方復以軍艦三十餘艘、飛機數架、向我獅子林砲臺集中火力、猛力轟炸、我軍沉着應戰、敵終不得逞、

關北方面、八時許、沿北四川路敵兵約二百餘人、向川弓路進攻、我軍即在廣東街接戰、雙方激烈之巷戰、重又開始、我軍迫擊砲機關槍助戰得力、日軍前部先鋒隊相繼倒斃、後部敵兵見狀、乃亟亟潰退、我軍乘機追擊、斃敵十餘名、敵分向靶子路狄思威路一帶敗退、十時後敵先以大砲開放四五發、繼即用鐵甲車數輛、掩護陸軍五百人、向新民路衝來、經我軍猛轟一砲、將敵鐵甲車廂穿一巨洞、車身既爲傾覆、車上敵軍、見勢不佳、即向後逃竄、同時敵軍五百餘人、亦經我軍猛射擊退、是役戰爭時間、祇一時許、至十一時、天通港方面、日軍又以大砲向

我陣地轟擊、我軍未有還擊；日軍四五百名；以我方毫無動作；即藉砲火掩護；向我軍衝鋒、我軍俟其馳至防線外百碼時；即以機關槍來福槍手榴彈等；猛烈掃射、擊斃日軍百餘人；其餘紛紛倒退；我軍當即出壕追逐；又擊斃數十人；遺屍遍地、並奪獲步槍百餘枝、

▲大陸報稱贊華軍之沉着

大陸報云、二十廿一兩日；閩北方面華軍沉着應戰；居於砲旁；靜待日軍攻擊；僅偶答一二砲而已；日軍則炮轟不絕；大半發於靶子場炮兵陣地；當其猛轟時；發砲如狂；小鋼砲與四生的半砲依次而發；該處砲隊三隊；每隊大砲三尊；自晨至下午砲聲不斷；每次第一號砲發彈後；即繼以第六號砲；嗣是第二第九第五第八第三第七與第四各砲相繼而發；周而復始；每歷半分鐘；輒發一砲；順序不亂；時間之準確；幾若時辰鐘之不爽分秒；顧對於敵人；則效力極微；祇見閩北各處濃煙衝天、延燒居民而已；堅固之建築物；雖飽受砲彈；往往屹立無恙；至於中國軍隊則極鎮靜；居於陣線之內；諦察敵人動靜；苟見敵方有前進模樣；立起應

之、極爲機警、但若一二日兵露其身體、則視若無覩、仍不放鎗、蓋軍兵顯然以爲一二敵兵、不足介意也、又見北四川路有一小弄、其四周房屋已多毀爲瓦礫、獨該弄尙保存無恙、仍有數小孩在彼嬉戲、一如平日、雖聞砰砰之大砲聲、亦毫不畏懼云、

▲廿二日之戰側重廟行鎮

是日戰線已移到廟行鎮、廟行鎮在江灣之西北方、敵之目的在攻下廟行鎮、由廟行鎮攻大場、以包江灣鎮之後、故盡將蘊藻濱張華浜方面之兵盡調赴廟行鎮、爲數至二萬之多、另以一萬人攻江灣鎮、三千人攻閘北之八字橋、其用意在牽制全線、使我軍不能多調兵於廟行鎮方面也、豈知我軍能以少擊衆、劇戰一日、敵終歸失敗、茲將各路戰况序述如下、

廿二日晨三時廟行鎮方面、日軍總計二萬餘人、自張華浜長驅入江灣鎮附近之葫蘆灣、向廟行進攻、兵力旣衆、作戰之器械完備、亦爲全線之冠、計大砲、共達一百餘尊、坦克車五十餘輛、馬拖過山炮二十餘尊、砲火之烈、實爲前此所未有、

敵軍先用坦克車隊前進衝鋒，野砲在後方掩護，二萬餘衆分別猛襲，我前線人數較少，畧加抵禦，即行後退以誘敵，敵軍自葫蘆灣至胡家莊，自胡家莊至孟家宅，（葫蘆灣至孟家宅，相距有七里之遙）我軍半戰半退，相持甚久，直至下午四時左右，我方援兵已到，集於二百畝（地名，距離大塲不過三里，在孟家宅東北方面，以產西瓜著名）時日軍聲勢浩大，步兵以外，尚有六馬駕車之砲及砲隊，我軍乘銳直趨，雙方交綏，敵軍驟出不意，手足無措，但仍頑狠抵抗，我軍乃以機槍掃射，日軍背部中槍斃命者又數百人，此時日方飛機，滿佈我軍陣地空上，多至四十餘架，向我陣地投彈如雨，兩軍衝突，俱用槍刺並手榴彈，我軍大刀隊前進衝殺，日軍兵無鬥志，血戰兩小時，直至六時半，將敵軍自二百畝，壓迫至孟家宅，又從孟家宅，壓迫敵軍，退至葫蘆灣，日兵死亡狼籍，陣亡三千人之衆，至八時許，我軍繼續進逼，直至敵退至金木宅，其時日軍有一萬人，被我大舉包圍，日軍拚命掙扎，衝突最烈；

敵一方面以主力猛攻廟行鎮，同時以萬餘人兵力，攻我江灣鎮之正面，晨四時，由持志大學東首突出，向我猛烈攻擊，携有野砲十五門，馬拖過山炮五尊，當時

我軍、伏於淞滬路畔之小溝中、寂然不發一槍、日軍衝鋒前進、將抵淞滬路時、我軍乃突起迎擊、雙方搏鬥至烈、相持甚久、敵另一支隊由小觀園附近向我猛襲、我軍當其前進時、立即化作散兵綫、將近我戰壕時、乃出而應戰、混亂三小時、此時駐防六三花園之敵軍、聞警衝出援救、而我闌北方面、亦調到援軍、參加作戰、至下午四時、敵傷亡千餘人、紛紛潰退、

日軍既側重廟行鎮與江灣、故闌北方面形勢稍緩、自上午起、天通菴東興路一帶、暗以小隊衝鋒、佯爲進攻、八字橋方面則比較用力、時以坦克車衝進、我軍即奮起迎擊、手榴彈機關鎗同時並發、斃敵先鋒數十名、敵又繼起猛衝、前付後繼、終以我軍砲火猛烈、未得所逞、我軍即於斯時反攻、以至肉搏、雙方機關鎗迫擊砲、全失其效用、我軍愈戰愈勇、敵軍已無抵禦能力、乃漸漸向虹口花園方面潰退、我軍乘勝追擊、沿途在靶子場、施高塔路、又起激戰、但敵氣已餒、稍抗即潰、至下午三時許、我軍已達狄思威路、六時許、已趨虹鎮、該路日軍陣綫、全部被我軍擊潰、同時寶樂安路突起大火、虹口一帶、日軍秩序頓時大亂、狼狽逃竄、八時許、日軍沿吳淞路、閔行路、向浦江方面敗退、我軍尙在追擊中、

是日敵飛機散佈一種傳單，以國民黨中央黨部名義刊發；茲覓得一紙，照錄如下：

第十九路軍不奉黨國之命獨擅向日軍開覺籍使良民痛受塗炭之苦實爲無理

已極本黨絕對反對與日軍開戰打倒第十九路逆軍國民黨中央黨部

此種傳單，既爲日人散播；當然爲日人僞造無疑；但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南京黨府諸委之心理，確是如此；故敵人得乘之以搖惑我軍心耳、未知蔣汪等見此傳單、亦內媿於心否、

▲外人觀戰之論調

上海大美晚報云、江灣陣綫之第十九路軍鏖戰三日、二十二日忽改守爲攻、衝擊江灣東面與北面之日軍陣地、日軍節節退走、其砲隊恐擊中自己之隊伍、多未發炮、故雙方多用肉搏、華軍用手榴彈炸彈來福鎗奮勇前撲、直至將到江灣跑馬場時始已、十九路軍堅守江灣鎮；其抵抗力非常強硬、加以善於壕戰、故日軍不得不源源調援、開赴前線；凡楊樹浦路一帶及其他地點各營之陸軍、幾已調空、而以陸戰隊填防、十九日日軍在其美路安置之野戰砲、廿二日已移至江灣跑馬場之

東南隅，植田之司令部，原設復旦大學，已移至跑馬場西面之天樂寺宅；本報訪員竭力欲覓得其在所在，未果，自跑馬場觀臺瞭望，見西北面與西面之村中有兩處大火，而兩處之機關槍聲皆甚猛厲；足證華軍仍在奮力遏止敵軍之前進也；又云，外人之觀戰者，現信日軍處現在之地位，繼續砲轟，徒耗彈藥；難奏膚功；雖日軍有飛機以炸彈猛轟，可爲援助；然戰至後來，終必以短兵相接；此則將賴人力以搏勝矣；

大陸報云，廿一日據前線某軍官說明：中國軍隊不欲據守江灣跑馬場原因，謂該場一片平曠，易爲日軍砲火之鵠的；不若江灣鎮有許多房屋；與閘北形勢相同；易守難攻，祇須後方交通線不斷；足以拒退敵人之進攻；卽令萬一後方交通線截斷後，苟日人不願重大犧牲；亦仍可扼守；又據某中立觀察家意見；此次日砲隊向江灣鎮連續猛轟，而效力極有限；現該處戰事；必須仍以步兵居重要地位；但中國步兵實優於日，觀於日軍部隊雖有砲火掩護；仍逡巡不敢前進；可見中國步兵之精練；

▲廿三日繼續血戰

離廟行進南十里餘之金木村侯家木橋地方，二十二晚有日軍大部二千餘人，被吾包圍後，是晚半夜有大批援軍開到反攻，坦克車二十餘輛，鐵甲車念餘輛，奮勇當先，冀將吾軍衝破；以期被圍之軍出險；敵軍因本國軍隊被圍在內，不克施放大砲，祇恃機槍槍刺與吾作猛烈之肉搏；吾軍五千餘名，與之應戰；以少敵多，殊佔優勢，至十二時後，雙方砲聲始漸稀少，廿三日晨三時許，敵又來攻，全部飛機百餘架，飛往吾軍陣地，猛烈擲彈，且由空中發射機槍並機關砲，甚爲猛烈，吾駐防江灣東鎮之某部得悉戰報，立卽乘曉霧未清之際，向敵軍左翼包抄，敵軍前鋒乃呈不支，直至上午九時，後退約三里許，始暫告休息，十時半，敵又以機關槍來攻，猛烈衝攻，吾軍則亦以一當十，爭先殺敵，相持至下午六時許，猶在繼續作戰中；

江灣方面，是日敵亦以數千兵力進攻，我軍守禦此方面者爲劉占雄團，劉團在江灣與敵苦戰已兩日一夜，不曾停息，聞敵軍進攻我江灣之部隊數千，亦已苦戰兩

日一夜，不得停息；惟我軍捱苦精神，究勝於敵數倍；是日進攻江灣之敵軍，一經我軍痛擊，便一敗不可收拾；我軍着着勝利，生擒敵軍第九聯隊隊長西尾少尉，及兵士森山山本等五人，斃敵近百人之衆云、

江灣鎮現爲戰事重心，全鎮民房；十九被敵軍轟燬無餘；自二十日起，屢燒屢熄，至二十三日迄未熄滅，仍在火光熊熊中；而日機投彈則繼續不已，全鎮大小民房，均付一炬、

敵軍主力，已大部調往廟行；閘北一帶，已不足五千人；惟爲牽制吾軍起見，仍不時遣派大隊向吾伴攻，二十三晨一時路；且分三路進襲；以坦克車三輛；野砲十餘作前導，由寶樂安路衝出；向同濟路方面進攻；方過淞滬鐵路；吾軍卽開砲應戰，當時激戰極烈，相持至一時四十五分左右；吾軍開重砲援助；首擊毀敵人坦克車一輛，敵氣已餒；漸露不支狀態；移時歸樂坊口之敵野砲三門；亦中巨彈爆炸，死傷數十人；敵遂紛紛向東逃去；下午二時許；吟桂路又有戰事；敵軍有十餘人受重傷；三時半，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敵軍，亦以大砲轟擊吾陣地，吾亦開砲還擊，一時隆隆之聲；震動全滬；少頃，日軍大隊，卽來衝鋒，吾軍靜候敵衝

至三十碼境中、急以手溜彈機關鎗抵抗、首二排日兵一百餘人、立刻同歸於盡、後至者、見勢不佳、紛紛由寶山路折途北返、至虬江路小菜場附近、又遭吾伏軍痛擊、死傷極夥、至下午七時許、敵又進攻、我軍當即進擊、敵人不支退却、我軍由北站衝出、追擊至老靶子路方面、用機鎗掃射、旋即撤回原防線、吳淞方面、此兩日間戰事稍沈寂、惟敵方兵艦時用砲攻、蘊藻浜方面亦時有小隊騷擾而已、

▲廿四日繼續作戰

吳淞江灣方面日軍、日來全力猛攻廟行鎮、非特毫無進展、在侯家橋方面被我重圍、死傷枕藉、廟行進攻之大軍、亦爲我困戰三晝夜、陣亡逾千、故於廿四晨又繼續到援軍、連同日僑便衣隊、分兩路前往解圍會攻、直向侯家木橋進發、渡過南泗塘河、正抵黑橋宅時、我軍迎頭痛擊、敵軍大遭敗挫、吳淞洋面日艦瞄黑橋宅開砲、彈落荒郊、均未命中、我軍圍擊一小時餘、敵軍紛紛向南泗塘河落水過河、死傷逾百、

另有日軍一隊、人數約四千餘名、由侯家木橋、分左右翼、至小金木橋、向廟行鎮進攻、以圖解圍；我軍嚴守陣線應戰；日軍先放步鎗射擊；雙方相持至下午二時許、未分勝負；日軍乃以騎兵隊衝鋒、欲衝破我軍陣地、我軍急以手榴彈拋擲、騎兵隊不敵後退、日軍遂用機關鎗猛烈掃射；我軍用迫擊砲還擊；日軍又不敵；雙方鏖戰至四時許、我軍衝出防地、打破日軍陣線、日軍已無鬥志；紛紛潰退；當被我軍包圍、擊斃日軍七八百名；受傷者亦有三四百名；獲擒日方軍官一人、（一說係指揮前線之排長）；及日兵四五百名；並獲得砲車、機關鎗、坦克車、電炬、熱水瓶等；我軍嚴陣苦守之廟行鎮、血戰相持；歷三晝夜之久；至此乃獲大勝；日軍潰敗之際、有飛機三架、迴旋戰線、拋擲傳單；數達逾萬；飛舞天空；茲覓得自戰地拾來一張、其紙質類似報紙、係鉛字排印、上刊「你們在江灣鎮、已受包圍、他方軍隊亦不能接濟、速出投降；本軍決不加害；並可優待；若仍死守不出；本軍爲掃清計、即用爆炸彈破壞；不爲言之不預也；日本司令官植田謙吉、」等字樣；足徵日軍手腕之卑鄙也、

是役吾以少敵多、而殺敵總在千數以上；侯家橋一帶、日軍屍骸堆積如山；厥狀

慘極、日軍高級長官、亦陣亡數十人；第九師團第二聯隊百海實男、亦在陣亡之列、可想見是役戰事之烈、我軍俘獲敵機鎗二十四挺、槍千餘支、小鋼砲數十門、其他戰利品無算云、

是役據軍部發出戰報云、此次抗日戰爭、十九路軍因忠勇善戰、屢摧強寇、使倭勢不得逞、惟參加前線作戰之張治中俞濟時宋希濂等部隊、亦奮勇異常、上級長官均任前線指揮、決死殺敵云、

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談話云、日軍所以如是猛攻廟行、其用意在於擾吾之江灣閘北駐軍之後方、日軍雖有堅強之坦克車百餘架、飛機百餘架、精兵數萬、終以吾軍之堅毅不屈、擊斃日軍以千數、日軍此次受創之鉅、實前此所未有、惟日軍精神、亦有一事頗堪欽佩者、惟當其敗退時、雖已潰不成軍、乃二十分鐘之後、忽復大部集合、向吾作頑強之抵抗、此則爲世界各國軍隊中所僅見、使日軍於潰退之時、狼奔豕突、敗不成軍、則當時早已盡數殲滅、惟其有片時集合之精神、致吾軍未能立時制其死命、日軍尤有一佳點、爲歐美各國軍隊所難能者、即日軍不易爲人繳械、蓋彼必待其被殺而後可奪其槍械、又日軍鐵甲車多至百餘輛、作戰時、固

不能視爲進攻之利器、然以之防守、則甚得利、現日軍之援軍又至、立即開赴前線應援、日方殘敵、得此生力援助、遂復與吾對峙、惟其進攻之念、則已完全消滅、故今日起並無激戰云、

▲廿五日繼續劇戰廟行鎮大火

日軍連日主力戰、注重廟行、自二十一起、逐日用全力猛攻、迄未得逞、廿四晚已經精疲力盡、束手無策、不料由日運來之援軍、已於二十四日下午運到、日軍得此接濟、再集中全力向廟行猛攻、廿五全日血戰、實爲開戰以來最吃緊之一日、是日敵步兵四千、分爲兩部、一由吳家宅前進、(吳家宅在廟行鎮之西南)一由金家宅前進、(金家宅在廟行鎮之西)十時左右先放烟幕彈、日兵始漸進發、同時十餘架飛機到處投擲炸彈、重砲數十門向我發射、攻擊猛烈、我軍在重砲彈雨中、沉着應戰、以強烈之機關槍與之對壘抵禦、正午時、我軍稍爲退却、日軍以人字式陣包抄、並用大砲攻擊、我軍乃以手榴彈衝鋒、迫擊砲掃射、猛勇前進、打破重圍、日軍陣線紊亂、我軍遂用機關槍攻擊、日軍至此大挫、死傷甚衆、內

有一部份日兵，（約二百餘名）於棄陣潰逃之際，被日軍指揮長官當場格斃二三十名，我軍衝破日軍第一道防線，敵知退必死，進或可以不死，遂又奮勇衝鋒，向我作最後之掙扎，其勢甚猛不可遏止；我軍遂退至周吳黃宅（廟行鎮之西南）至下午十時，日軍進入者有千餘人之多；被我軍包圍，迎頭痛擊；日軍如猛獸入圍，狼奔豕突，亟圖突圍，被我擊斃者甚衆；血流成渠。

是晨七時起，敵機飛至廟行鎮，三排九架，在我軍第一道防線擲彈，民宅草舍，遭殃肇焚至夥，火光燭天，煙燄繚繞，達數里外，至下午一時許，灰燼飄至大場彭浦間，猶未止息，以肇火處距前綫密邇，無法灌救，火勢浩大，爲敵機破壞損失之巨，概可想見，誠堪痛心。

是日日軍一面攻廟行，一面又進攻小場廟，（小場廟在江灣鎮之西）並自江灣起至廟行間之竹墩園趙家宅孟家宅全線，以重砲向陣地轟擊，我軍駐在小場廟之兵，亦以衆寡懸殊，不得不暫退周吳黃宅，夜後我軍援軍趕到，一路由談家宅，（在小場廟之西）一路由塘東宅，（在廟行鎮之南）左右向敵包抄，而退守周吳黃宅之軍起而相應，三路襲擊，卒將敵圍於核心，敵受四面包圍，拚命頑抗，始得突圍而

去、

▲廿六日再接再厲江灣成焦土

日軍自進攻廟行鎮以來、四戰皆北；死傷山積；二十六日又以生力軍隊、向我猛攻、竟日衝鋒；砲聲不絕；終日在猛烈激戰中；日軍屢次向我進攻；多以大隊爲前鋒、歷次被我軍包抄、損失甚巨；是日變更作戰方略；其陣線前鋒爲一千、第二線爲二千人、第三綫爲三千人、自清晨五時許起、每小時向我軍衝鋒一次、未衝之前、必先以大砲猛轟十餘發、然後隨砲聲將次停息之際；由步兵向我進衝；結果均被我軍奮勇擊退、至午後五時、鎗砲之聲、猶密接未息、陣地上賊屍遍野、觸處皆是、敵前綫大砲、多至二十餘尊、全日所發、當在五百發以上、同時日飛機十餘架、在戰綫上助轟、陣地因受炸彈之猛轟、幾已無一完土、惟我全體將士、始終力禦強寇、奮勇還擊、敵未得逞、敵所認爲利器之鐵甲車坦克車等、因該地勢極低、泥土甚鬆弛、均未敢開出一用、

至於江灣方面、敵軍利用大砲數十門、飛機數十架、日布向江灣鎮轟炸、亘三十

餘小時之久；希圖毀壞我軍陣地；鎮上民房、因此焚燒殆盡；全鎮幾成一片瓦礫場；而鎮上尙未逃出之無辜居民；多被炸死、屍積如山；臭氣逼人、不堪久耐、尤以附近河水；愈形惡濁；我軍爲安全起見；於二十六晚間九時、暫行離去該鎮；即將陣綫移至附近防守；

▲廿七日形勢稍緩廿八日敵入江灣鎮

廿六晚敵軍之一部在小塲廟受創之後、廿七日敵不敢再進攻、自晨五時起、祇用大砲轟擊；七時飛機數十架、半作偵察、半任投彈；所落炮彈與炸彈；均在江灣與廟行附近；八時後、每隔一小時；以五六百人衝鋒；試探我軍軍力；但我軍以逸待勞；必俟敵人相近、方始還擊；一經槍擊；敵即紛紛退；由廟行鎮以南；經竹墩園至小塲廟；均爲敵砲轟擊目標、地經砲彈、竟無一寸完土；我軍預築溝壕與避彈堡壘；鞏固異常、隱蔽得宜；尤以敵攻我守；因之敵軍損失與死亡較爲重大；所以能與敵鏖戰六晝夜、可見我防護周密與將士用命矣；江灣鎮我軍已於廿六晚退出、敵膽怯不敢前進；雙方隔鎮而守者一日、江灣鎮益爲兩軍砲火之焦點、

直至廿八晨敵用飛機探明虛實、復用巨砲轟擊、近午始進抵鎮上、因防我伏軍、故將餘剩房屋、盡行縱火焚燒、烟焰之烈較昔在寶山路焚燒時、尤爲猛烈、是午、江灣之敵以大砲及飛機十餘架、向小場廟與嚴家宅一帶轟炸、又一部由江灣鎮西北之大沈宅及周家宅一帶、向我進攻、我軍奮勇衝殺、將敵截成兩段、致首尾不能相應、敵即行退却、

▲敵再增大兵白川大將出馬

自植田率領第九師團抵滬之後、日海軍已增至四萬人、向江灣廟行鎮進攻歷一星期、死傷不少、於是迭次電請其政府增兵、十一師團已於廿六日全到、曾參加廟行之戰、又繼續派十四師團、廿七日起已到六千餘、約廿八廿九可以齊到、總計日陸軍到滬者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共三師團、另有兩混成旅之一部、總計陸軍在六萬人以上、海軍陸戰隊則有萬餘、退伍民兵數千、總數已八萬餘人、

至於主將亦屢易、其初爲鹽澤、繼易以野村、繼易以植田、今又易以白川、由少將而中將、由中將而上將、日政府之對於滬戰、可謂出全力、其初因輕敵之故、驕橫

之故；視中國不在眼內；以爲三兩日間數千陸戰隊之力；可將淞滬取得；豈知屢受挫折；大出其意料之外；面子丟去；騎虎難下；不得不調重兵；而出大將焉；蓋期在必勝矣；可恨我國方面；媚日賣國之黨府不肯援助十九路軍；日方則頻頻增兵；十九路軍則彈盡援絕；照此情形；吾恐其不能持久也；

▲廿九日八字橋劇戰

開北方面；連日皆沈寂；因敵方注重於江灣廟行方面也；至廿九日敵始大舉向開北方面進攻；而以八字橋爲最劇烈；由上午十一時起；至夜半始止；是役并有上海青年學生義勇軍參加作戰；勇敢異常；有中學生何志仰殉難；茲將是日戰况錄下：

廿九日上午十一時；敵軍六千餘人；向我八字橋陣地進攻；以鐵甲車八輛前驅；並以極猛烈之炮火掩護前進；飛機十餘架助戰；在空中放射機關槍；我軍伏處戰壕；沉着應戰；卒以敵軍大隊來勢兇猛；炮火飛機；以我軍戰壕爲目標；然猶勉強支持；直至下午一時；我軍爲避免重大之犧牲；下令縮短陣綫；敵遂謾擬而入；

是爲八字橋方面我軍第一次之失利；一時三十分後，我軍後方部隊趕到；下令反攻；敵頑強抵抗，我軍與之肉搏；手榴彈大刀隊異常活躍；敵重砲飛機；失其效能；激戰至二時四十五分；敵遂不支，我軍將八字橋克復；敵生力軍一千餘人；又於三時，再作反攻；奔騰如怒潮；左衝右突；我軍即起應戰；一時槍砲喊殺聲；邈邈震動；我軍卒以久戰疲勞；至四時，遂奉命暫退；是爲八字橋之二次失利；四時十五分後，我生力軍亦到；再下令衝進；且另以奇兵抄敵後路；敵全部潰退；我軍遂二次奪回八字橋；敵仍不甘服；又調集大隊三次進攻；我軍見來勢兇猛；下令佯退；是爲第三次退出八字橋；戰至五時，我軍分左右翼向敵包抄；正面直攻敵之中路；敵軍鐵甲車八輛，橫衝直撞，向我衝擊；我軍以小鋼砲應付；以肉身與鋼鐵作戰；結果敵鐵甲車被我砲燬三輛，傾陷於戰壕內，無法起出；敵軍心大亂；同時我左右翼，前後夾擊；敵死傷枕籍；至五時三十分敵敗退；狼奔豕突；不可收拾；是爲我軍二次奪回八字橋；總計八字橋之役；敵死傷甚衆；我軍燬敵鐵甲車三輛；奪獲戰利品無算；予敵以最大之打擊。

▲三月一日忽然退兵

在此江灣廟行劇戰一星期之後、江灣鎮雖放棄、而江灣方面之戰線尙能固守、廟行雖失一次、未幾亦即復之、十九路軍之士氣大可用、江灣廟行一帶防線斷不至於崩潰、此人人可信也、亦事實如此也、至於吳淞方面、敵不能越進蘊藻濱一步、關北方面、八字橋屢失而屢得、敵亦未易得志、此正堅持作戰繼續進攻之時、胡爲忽然退兵、然而竟退兵、三月一日夕前線軍隊盡行撤退、一月來血戰所得之成績盡棄之、不止廟行江灣不守、并關北吳淞至於真茹南寶山大場亦放棄焉、此何故耶、此非十九路軍之本心、亦非所謂變更戰略誘敵深入、實因蔣中正始終堅持不抵抗主義、始終要逼十九路軍撤退、故不派援兵、不接濟餉械、坐視日本增兵由瀏河登岸包抄十九路軍之後路、壓迫之使不能不退也、嗚呼、岳飛血戰朱仙鎮、正要直搗黃龍、豈知秦檜十二度金牌已絡繹於途、吾人愈崇拜十九路軍、愈不能不痛恨媚日賣國之蔣中正與國民黨政府矣、茲將退兵情形錄下以誌痛、

廿九日、敵軍傾其全力、猛攻關北八字橋一帶、雙方晝夜血戰、我軍防綫、凡三

失三得；戰事之烈、實較曹家橋江灣等役爲烈、可謂一二八以來第一大戰、而天通菴、竹園墩、小塲廟等處、更爲敵軍砲火之焦點、鏖戰至一日正午、砲聲猶隆隆不斷、敵援軍集中約三四千人、復利用其集團炮兵及三四十門之各式重炮、及大批飛機爲掩護；作第四次之猛烈進擊、炮彈到處、房屋立時起火、蓋敵軍所用完全爲硫磺彈及霰溜彈也、飛機所擲炸彈、無一彈在百磅以內者、加之鐵甲車威脅更甚；敵步兵得此最大之助力、更乘勢作猛烈之衝鋒、當時我軍見敵來勢過猛、爲避免犧牲計；至正午十二時許、卽向後撤退約一百米突、至下午一時許、我軍更四度反攻；人人均抱犧牲決心、全軍同時動作；以多數之手提機關槍爲前導、猛向敵軍陣地衝擊、喊殺之聲、震撼遠近、同時大刀隊已滾進敵陣、刀光四射、血肉橫飛；鏖戰歷一時四十分之久、敵陣全潰、我軍仍佔原有陣地、嗣後敵用大炮不斷轟擊；無一分鐘之間斷、待至薄暮、敵軍又取攻勢、敵彈到處、大火隨之、八字橋方面、有數處大火、竟日未熄、大統路虬汀路延燒尤烈、入晚更熾；遙見一片通紅；火焰萬丈、同時、敵軍大隊復向廟行江灣間之竹墩園小塲廟等處猛攻、炮彈密集、向同一地點轟擊、預計一小時內所落炮彈、近三百粒、並由飛機投彈、至

十一時許、戰更烈、我軍憑竹園墩東河浜而守、敵軍連續衝鋒、無間斷之時、我軍陣綫、稍稍後退約二百米之地、敵亦跟蹤而進、來勢愈猛、我軍仍拚命抵拒、敵仍不得進、

同時瀏河方面、敵軍大隊上陸、因爲日政府派大將白川到滬之後、白川變更植田戰畧、率其精銳步隊第十一十四兩師團四萬人、加入前線、合原有之兵凡八萬、一面仍在江灣廟行闌北一帶拚命進攻、一面以兵艦運載一萬餘人在瀏河登陸、注重側面攻擊、我軍在瀏河方面原有兩團、因連日廟行江灣戰事劇烈、悉數奉調加入前線、留守之兵僅得兩連、敵軍萬餘人登岸如何抵禦、欲調兵往救、則前線正在吃緊、正望增援、安能抽調、似此情形、若仍死守前線、則敵軍自瀏河深入、直達南翔、則大場廟行以至吳淞江灣闌北真茹、皆被包圍、實言之、可以全軍覆沒、故爲避免重大犧牲計、不能不退却、三月一日夜遂下令自吳淞江灣大場廟行闌北以迄真茹全綫、退守第二防綫、於是瀏河寶山太倉嘉定吳淞廟行大場江灣南翔真茹闌北滬南、盡陷於日軍之手、二日、蔣光鼐蔡廷楷發出退兵通電如下、

(銜畧)我軍抵抗暴日、苦戰月餘、以敵軍械之犀利、運輸之敏捷、賴我民衆援助、士

兵忠勇、肉搏奮鬥、傷亡枕藉、猶能屢挫敵鋒、日人猝增援兵兩師、而我以運輸艱難、後援不繼、自廿一日起、我軍日有重大死傷、以致傾全力於正面戰綫、而日人以一師之衆、自瀏河方面登陸、我無兵抽調、側面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於三月一日夜、將全軍撤退至第二防綫、從事抵禦、本軍決本彈盡卒盡之旨、不與暴日共戴一天、浴血陳詞、尙祈鑒察、蔣光鼐蔡廷楷戴戟暨全體將士叩冬、

讀此電文、則國民黨政府不肯援助十九路軍、昭然若揭、電文云、「賴我民衆援助」不曰賴我中央援助、則中央之不援助可知、電文云、「日人猝增兩師、而我以運輸艱難、後援不繼、」夫江浙就近之兵凡十餘萬、六點鐘可達到前綫、運輸何嘗艱難、「運輸艱難後援不繼」云者、不肯運輸、不做後援也、嗚呼、痛矣、

至於瀏河爲重要地方、稍知兵者亦能料敵兵必由瀏河登岸、十九路軍兵少不能兼顧、願祝同爲江蘇省主席、手握重兵、守土有責、何爲棄而不守、任令敵兵自由登岸、豈非受蔣密旨、固意縱敵以陷十九路軍乎、其罪惡不祇失援已也、

▲退兵以後

退兵以後、情勢如何、吾不忍再言、但各團體仍紛紛電責國民黨政府增援、對於國民黨政府似尙未絕望、此真好人民也、今摘錄數電於後、有此好人民、而國民黨政府尙不知自愛、尙何言哉、

▲江蘇國難會電云、南京蔣介石、何敬之、先生鑒、淞滬苦戰、月有二日、各團體請援絡繹、乃除張治中一部外、未聞別派重兵、坐視敵寇日增、我軍陷於絕境、不得不放棄陣地、衆情悲憤、咸咎政府坐失事機、無以對我人民、頃敵兵已進攻嘉定太倉崑山各縣、而政府所派援兵、又僅上官雲相一師、何足制敵、東南盡入敵手、政府豈能苟安、應請迅派大軍、尅日規復淞滬、掃除敵兵、以釋羣疑而謀自贖、江蘇省國難救濟會馬良等叩、歌、

▲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詰問政府電云、(銜畧)滬戰方酣、我軍獲勝、而敵增援大舉、襲擊側面、公等坐視不援、致我軍撤退、群情憤激、已不能爲公等恕、乃今日各報載路透南京社、國府公布戰報一條、尙聲言政府如何派援、甚有馮部二萬已抵太倉之語、查太倉距滬咫尺、公等何不派援於十九路軍殺敵之時、而援於既退之後、公等愚民誤國之罪、更不可道矣云、

▲黃浦同學救國團電云：洛陽二中全會公鑒，日軍侵凌，日甚一日，東省淪亡於前，淞滬放棄於後，舉國民衆，悲憤填膺；而政府當局，迄無抵抗計劃實現；滬案發生，於茲月餘；應戰之兵，僅有五師；以敵軍遠隔重洋，尙能增兵至十萬；京滬咫尺，當局竟不遣一卒增援；誤國殃民；莫此爲甚；公等所謂決心抵抗；自欺欺人；公等苟不自絕於國人，希卽有以自處；臨電悲憤；血與淚俱；黃浦同學抗日救國團執行委員何靜民、朱冶蒼、李天兆、陳光亞、樓勝利、徐瑞亨、陳志强、暨全體四百餘團員同叩、微、

▲商總聯會與市民聯會雷云：洛陽政府鑒，自衛抗日之第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將士，因援軍不繼，移防抵抗；乞催師速援；如漠視不救；殃民誤國；是自絕於民衆；是否派援；明白示復；上海市民聯合會各路商界總聯合會同叩、支、

▲東南五省民衆救國會電云：十九路軍孤軍苦戰月餘，當道諸公；別有居心；後援不發；且嚴止各省請纓之軍；戰事以前；解散抗日團體；戰事既作；取締民衆義勇軍；最近某師不戰而退；旅長王賡；自投日軍；人言藉藉；頗有獻西川之謠；於是十九路軍不得不退入第二防線；淞滬要塞；陷於絕地；嗚呼；吾四萬萬人民；一

腔熱血、竟洒何地、何況身在戰區之同胞、死者傷者逃者流離者、其慘痛更如何乎、今爲我國民存人格爲國家存地位起見、吾國民救國之責任益重、政府已矣、如吾國何、凡吾同胞、務卽一致奮起、同執干戈、以衛地方、豺狼當道、概驅除之、任何困難、當所不辭、炎黃有靈、尙克相之、東南五省民衆抗日救國會叩、江印、

▲中國自強協會電云、(銜略)淞滬失守、咎在中央、誤國殃民、悲憤何極、懇迅調大軍、收復失地、倘再空談計劃、自欺欺民、則民心旣去、國本動搖、諸公必受國人嚴厲制裁、無所逃於天壤也、中國自強協會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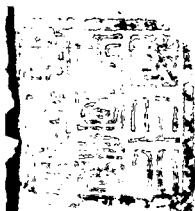
▲旅滬黃浦同學電云、洛陽蔣介石、汪精衛、何敬之三先生鑒、公等甫聞滬變、遽爾遠遁洛陽、民衆以公等曾有長期抵抗之誓言、猶能曲加寬宥、乃十九路軍抗戰經月、公等始終不予應援、即請纓殺敵之軍隊、政府亦不予徵調、言行之矛盾若是、其何以自解於民衆、公等果不恤民意、必欲使此大好山河、淪於異族、則民衆將有以自處、決不使中華民族斷送於公等之手、而古來權奸民賊之末路、公等恐亦終無所逃也、旅滬黃浦同學段遠謀、戴輝中、陳勛、秦紹恬、陳世昌、汪大鵬、蔡崇勛、鄧仕源、鄧富同、吳志明、等二百五十二人同叩江印、

本朝
印

十九路軍殺賊記

一〇八

此類電報，不下百數十封，限於篇幅，不能多錄，即此可見一斑矣，然而怙惡不悛之國民黨政府尙能安然存在，此吾所不解也。





SAI GAI YAT BO PUB CO

736 Grant Avenue

San Francisco, Cal., U. S. A.

中華民國廿一年四月一號出版

十九路軍殺賊記

每册定價二毫五仙

編者 夢蝶

美國三藩市都板街

印刷者世界日報

門牌七百三十六號

51
4
(1)